

清儒學案

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 三十六、 | 三十七、 | 三十八、 | 三十九、 | 四十、 | 四十一、 | 四十二、 | 四十三、 | 四十四、 | 四十五、 | 四十六、 | 四十七、 | 四十八、 | 四十九、 | 五十、 | 五十一、 | 五十二、 | 五十三、 | 五十四、 | 五十五、 | 五十六、 | 五十七、 | 五十八、 | 五十九、 | 六十、 | 六十一、 | 六十二、 | 六十三、 | 六十四、 | 六十五、 | 六十六、 | 六十七、 | 六十八、 | 六十九、 | 七十、 | 七十一、 | 七十二、 | 七十三、 | 七十四、 | 七十五、 | 七十六、 | 七十七、 | 七十八、 | 七十九、 | 八十、 | 八十一、 | 八十二、 | 八十三、 | 八十四、 | 八十五、 | 八十六、 | 八十七、 | 八十八、 | 八十九、 | 九十、 | 九十一、 | 九十二、 | 九十三、 | 九十四、 | 九十五、 | 九十六、 | 九十七、 | 九十八、 | 九十九、 | 一百、 |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清儒學案卷五十五

天津徐世昌

穆堂學案

康熙中葉以後爲程朱極盛之時朝廷之意指士大夫之趨嚮皆定於一尊穆堂獨尋陸王之遺緒持論無所紕雖其說較偏信從者少要亦申其所見不害其爲偉岸自喜也述穆堂學案

李先生紱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左副都御史兼內閣學士六十年充會試考官榜發下第舉子闕於門坐未陳奏奪官發永定河効力雍正初世宗召攝吏部侍郎尋真除兵部侍郎出爲廣西巡撫擢直隸總督河南

巡撫田文鏡方承上寵有能名疏劾之不當上意會御史謝濟世復劾文鏡所言有與先生奏相應者上疑與濟世比而傾文鏡召授工部侍郎前在廣西捕亂苗下獄既移督直隸亂苗破獄逸去事聞命復往捕治亂苗聞而自歸直隸總督宜兆熊屢糾先生庇屬吏欺罔奪官下刑部論重辟上貸其死命纂修八旗通志尋復以濟世在戍所自承劾文鏡實授指召入詰責復下刑部論死仍命貸之高宗卽位命以侍郎銜領戶部三庫尋眞除侍郎時方開博學鴻詞科坐強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吳江王藻左遷詹事以母憂歸服闋起授光祿寺卿遷內閣學士以病乞歸十五年卒先生論學主象山謂當先立乎其大并力申陽明致良知之說嘗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子尊德性之見爲卓高宗聞其語而躓之及辭歸間有所陳否以慎終如

始對賜詩獎之所著有穆堂初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

譜年譜朱子晚年全論朱子不惑錄陽明學錄

參史傳 先正事略 穆堂初

稿

陸子年譜序

陸子年譜始創稿於高第弟子袁正獻燮傅琴山子雲而彙編於李恭伯子愿宋寶祐四年劉應之林刻於衡陽者也其後陸氏家祠附刻於全集之末凡集中所已見者輒加刪汰止云見前某卷以此施之著述文字可也乃楊文元簡所撰行狀之辭亦不備載則事實爲不全矣至於諸兄爲陸子淵源所自復齋並稱二陸合梭山稱三陸其行實尤未可略今悉爲補入而文字有當載者亦附見焉明陳建等道聽塗說勦襲舊聞詆陸子爲禪學實未究觀二家之書不知朱子晚年之教盡合於陸子

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顯道傅子淵等過爲高論而未及盡見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之說故其所疑爲禪者皆懸空立論未嘗實有所指其實指而出之者惟輪對五劄與答胡季隨一書耳季隨書之駁出於語類門人所記容有譌舛而五劄之譏則屢見於筆札所宜備載俾天下後世得公聽而並觀且亦陸子經國之大猷不可略也佗若無極之辨爲朱陸異同之始而實則兩先生可以無辨蓋非辨其理特辨其辭耳余別有論著此譜仍照原本彙括不復補入云

陸子學譜序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先生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爲伊雒淵源錄記諸先生之行者也言與行分而爲二視論孟所記若有閒矣孔子教人自謂無行不與孟子論君子之

所以教者五答問特其一耳慈湖楊氏簡作陸子行狀謂先生授徒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生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蓋以言教不如以身教求先生之學者或分言與行而二之豈有當哉雖然先生之教無方而學者所從入則不可以無其方也先生之教思雖無窮而淵源所及確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不可得而誣也紱自早歲卽知嚮往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罷廢困而知返棄宿昔所習沈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獨學無友不敢自信今歲萬子字兆奉召還朝相見之次叩其近業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學也旣而同事書局時相考證益著益明乃敢鈔撮先生緒言併其教思所及共爲一書名曰陸子學譜

蓋兼用近思淵源二錄之體先生之言與行略備將以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不沈溺於利慾不泛濫於章句不參錯於佛老庶幾斯道有絕而復興之日矣乎吾與萬子既幸晚而有聞同守斯編歲寒相勉若道聽塗說之流未嘗身習其事咕咕然動其喙所不計也雍正壬子仲冬穆堂學人李紱書於京邸寓舍

文集

原學上

學字古文作彡其爲字從爻今學字中亦從爻易傳謂爻也者效此者也故朱子釋論語謂學之爲言效確不可易而效之義則未全也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弟子職謂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惟有則是以可效惟能則乃謂之學此學之所由以名也

效天生之則則孟子所謂凡有四端擴而充之者是也效先生之教則顏子所謂步亦步趨亦趨是也效有二義故曰效之義未全朱子之訓得其一而遺其一者也學主於效法就行言不就知言蓋天生之則本於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惟患不行不患不知親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天下可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學之大規也至於效先生之教亦非導之以知止於觀書冊而勤討論孔子謂無行不與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不在語言之告教書冊之咿唔聖門好問者莫若曾子而夫子所告在於一貫博學者無若子貢而多學而識夫子非之其教弟子也以孝弟謹信親愛爲主必餘力乃學文其在成人也以志道據德依仁爲先而游藝則居末故先以敏事慎言而後就正於有道則以爲好

學夫子拱而尙右二三子亦尙右則以爲嗜學孔門弟子好學
夫子獨稱顏淵其好學之實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行也非知也
蓋古未有以學爲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
以窮致事物之理爲格物又以大學未詳言格致之事也因疑
其義亡而爲傳以補之於是古人爲學之法乃一變尋章摘句
之弊流爲玩物喪志斷斷於口耳之間舉古人躬行實踐之學
不得而見之矣學記稱大學之教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
學鄭注以學字連下句誤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
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四者之中竝無誦讀講論
窮理格物之說其論學之弊也則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
訊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然則專務讀書講論博聞強
記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皆大學之所戒也其始教也時觀而

弗語幼者聽而弗問弗語弗問始教猶然烏有學爲聖賢而專於講論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哉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四法之中皆論行不及知今之以窮致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爲格物致知之學者自有大學以來無此學也然則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之說奈何曰古本在禮記註疏中無庸辨也致知卽致其知先後之知格物卽格其有本末之物知本卽爲知至如是而已矣且朱子之以效釋學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是先行而後知也其補格致傳則曰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又先知而後行也物理固不可窮又一人所著彼此互異後學之士何所遵守然則效吾心之天則效先覺之遺

則恪遵訓效之解而一力於躬行雖違大學之章句而合於論語之集註學之義既不荒其於朱子之說亦可以無戾矣

原學下

學訓效其義雖有二而以效吾心之天則爲本義效先生之教則餘力學文之事耳蓋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鑠察識而擴充之則聖學無餘蘊矣親師取友特提撕而使吾察識鞭策而使吾擴充焉耳非有加於吾性之外也自宋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颯颯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於章句訓詁之煩而駕其說於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於日用彝常之外而勞其心於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詡詡自以爲講學吾不知其所講者何學也試取孟子所謂本心良心者一體察焉有不茫

然思惕然懼者必非人矣楊龜山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烏乎
學爲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學爲仁所以學爲人也烏乎學爲
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吾一
日之間自昧旦而起至寢息而止吾心發一念卽自加審察爲
理耶卽奮然直前爲欲耶卽毅然斷絕由是推之行事必求一
於理而無欲而心之理得矣心之理得而全乎其爲人矣此夫
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反是
則謂之放其良心反是則謂之失其本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
則孟子所謂近於禽獸而非人矣至於所行之是非則吾心自
有良知且餘力以學文亦旣知其大端矣其措注則必臨事而
後見其細微曲折則必行之而後知非事未至而揣度想像者
所能得之也卽如事親孩提知愛本心自具此良知常守此本

心良心卽大舜終身之慕矣其所以盡孝之道則戴記所云有深愛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以至於視無形聽無聲莫不本此深愛之心是故昏而愛親則必思定晨而愛親則必思省冬而愛親則必思溫夏而愛親則必思清推之事長事上使眾無不皆然豈有舍固有之良心而求之書冊求之講論以爲外鑠之學者哉若謂事上使眾天下國家之事繁重難知必須豫爲講習不知國家天下無異理也昔魯哀公問政孔子對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言不待問也一朝之興各有會典當官之職各有掌故時至事起虛心延訪實意推尋未有不能知者大學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如必豫爲講習是學養子而後嫁也至於常變經權其理皆一不過以此心權度之而已昔顧東橋疑經事可以理推變事非精義不能

恐須平時講解因舉舜不告而娶周公大義滅親二事爲問陽明先生答以舜周公亦止臨時以心度其輕重竝非平時預爲講習見古人有不告而娶大義滅親者而因而效法之也蓋心之爲用萬物皆備苟能治心無施不可中庸論治國平天下不過曰絜矩曾子答一貫不過曰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而仁不待外求矣伊川程子論學謂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考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若明道程子則明言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又曰存久自明何待窮索朱子教人乃云窮理以致其知固異於明道之說其爲格致補傳謂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

清儒學案卷三十三
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夫卽物窮理豈非伊川所謂求
之於外求之於末者乎以是爲竊取程子之意正恐程子不受
蓋自大學補格致傳文而孔孟之學乃失傳矣雖然朱子晚年
固已盡覺其悟余嘗輯朱子晚年全論三百七十餘條竝以尊
德性求放心爲主而元明陋儒專取其中年未定之書用以取
士明初附益之編爲大全科舉之學因陋就簡朱子全書未嘗
寓目遂以講章訓詁之學爲足以師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
受也

心性說

羅整菴因伊川程子有吾儒本天釋氏本心之語遂爲釋氏有
見於心無見於性之說以排世之爲良知之學者其言似是而
實非也張子謂心統性情者也心能兼性性不能外心若有見

於心豈無見於性乎心之所統五倫五常萬物皆備釋氏外人倫棄萬物豈能有見於心哉伊川蓋偶爲此言未及分析而後人遂誤解之也整菴又謂今人心學之說混於禪學其意亦指陽明其實亦非也心學肇自唐虞堯舜授受止曰人心道心未及所謂性其言雖出於古文尙書宋以來儒者未有非之者也大學言心而不及性亦未嘗謂之禪若謂盡心爲正學而明心爲禪學則朱子釋明德爲虛靈不昧豈非心乎又曰具眾理應萬事伊川謂性卽理也具眾理應萬事豈非心乎以心釋明德則明明德非明心乎此心旣明發之爲五常施之爲五事明於人倫察於庶物固非聖人不能也彼釋氏者遺棄人倫空諸萬有施之爲教不可以修身不可以齊家不可以治國平天下舉吾心所有者而悉昧之何明心之有使陽明之學而果如是謂

之禪可矣然謂陽明之學不足以修身齊家平均天下雖童子知其不然也不考之實事而漫爲心性之空言使異端之徒得駕其謬悠恍惚之說假心性以相欺誑至吾儒之躬行實踐有得於心學實可以見之修齊治平者則反推而遠之以爲近禪甚且辭而闢之以爲害道豈不悖哉不獨明道程子謂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卽伊川程子亦謂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凡此數者皆一也明道又言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故本天本心伊川實偶爲此言未及分析耳而後人遽欲分心性爲二黨同而伐異謬亦甚矣整菴吾鄉之先達而陽明爲浙人吾豈私所好於陽明者然平心論之整菴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故身爲大臣離事自全而已能抗劉瑾乎能誅

宸濠乎能靖粵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不敢爲鄉先達諱也若陳建輩無知妄論則自檜無譏余嘗爲學部通辯辯條析其說今不復論云

發明本心說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發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竝相同無片言增減嘗繙閱數十過絕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爲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卽鵝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海卷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其不爲頓悟之說也明矣至於發明本義竝非頓悟孟子論乍見孺子入井卽所以發明惻隱之心論疇蹴之與不受卽所以發明羞惡之心而不辨禮義而受

萬鍾者則謂之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非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故嘗因楊敬仲扇訟一事謂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卽敬仲是非之本心此卽發明之一證也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資性諉爲不能惟知仁義禮智皆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無庸自諉亦無可自棄此發明本心之教所爲不可以已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爲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經目而道聽塗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爲頓悟之禪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絕無此說而循序之教則無時不然無人不然正與尙頓悟者相反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孤女者不可誣以搗婦

翁矣或謂陸子既非頓悟之教其弟子慈湖楊氏何以專言覺語曰覺非聖學之所諱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孟子不嘗言之乎惟覺悟之後功夫正多既察識必存養必擴充以四端保四海以親長達天下終身之憂俛然日有孳孳而敬仲一覺之後純任自然故有過高之論黎洲黃氏云象山以覺爲入門而慈湖以覺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以慈湖爲失傳則知陸子之傳不如是矣天下之人試卽吾說求之其於陸子頓悟之誣庶幾釋然已夫

致良知說

上

良知之說始於孟子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良訓善朱子釋以自然語異而意同蓋自然發見之善心卽所謂性也顧中人以下善端之發道心甚微而

氣拘物蔽人心甚危良知不可全恃則修道之教起焉陽明先生有見於此故卽良知而加以致之之功蓋盡人以合天明善以復性至當而不可易者也其答陸原靜書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未發之中卽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惟不能不昏於物欲故必致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不能有加損於毫末所謂致良知者不過如此致如致曲致中和之致朱子所謂推而極之也中庸或問致曲之說朱子謂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謂致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致乎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

通乎全體而復其初此與陽明先生所以答陸原靜者語有詳略耳其意則豈復有絲毫異同也哉或謂信如此言則何不直舉致曲致中和之說以示人而必自爲致良知之名致煩解說曰此非陽明先生之故欲爲異立標準而闢門戶也爲聖學者切己自修真積力久必各有躬行心得之妙因各舉以示人以爲學者入聖域之門徑如濂溪之主靜明道之定性伊川之敬橫渠之禮紫陽之窮理致知象山之求放心白沙之靜中養出端倪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皆是也而自善學者觀之則皆與致良知之說無異良知爲未發之中所謂人生而靜之天性主靜卽致良知也良知爲性之發見定之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事事皆本乎性是定性卽致良知也敬則心存而知不昧循禮則制外以養其內主敬與執禮皆所以致良知也卽物窮理似

涉於逐外然窮理以致吾心之知所謂察之念慮之微則亦致
良知也求放心則陽明所宗主者固爲致良知之說所自出而
胡柏泉謂良知者良心之別名則求放心卽致良知也端倪卽
良知指發見之性由靜中養出亦致良知也良知卽天理之發
見隨處體認亦致良知也蓋致良知之說苟得其解觸處洞然
一以貫之故陽明先生之論亦非執定一端其答歐陽崇一則
謂集義卽是致良知傳習錄謂事物之來惟盡吾心之良知以
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也又云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
是致良知蓋致良知之說近求之濂洛關閩而盡合遠求之孔
曾思孟而無不同推其解則萬變而不窮極其功則四達而不
悖爲學之要莫切乎此而世俗陋儒沈溺於訓詁章句嘵嘵然
二百餘年而未已也故爲之說以告天下之有志於聖學者俾

毋惑焉

八字皆熟而天下固舉良心意欲辨皆實且映照皆出

致良知說

下

此說字皆實字矣大學八卦目皆姤五

致良知之說昭然無可疑而至今未決者支離之俗學以謬見駁之而放蕩之門徒以末流失之也自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天下之士靡然從之名臣修士不可數計其道聽塗說起而議之者率皆誦習爛時文講章以求富貴利達之鄙夫耳間有一二修謹之士闖然媚世而自託於道學者稍相辨論不知其未嘗躬行自無心得不足以與於斯事而考見其是非之所在也當時首與陽明辨者爲羅整菴然往復二書未及致知止辨朱子晚年定論及格物而已晚年定論考訂未確固啟疑竇格物之解則章句固失之而陽明亦未爲得宜其駁也至於致良知之辨見于答歐陽崇一兩書世俗之人頗主其說不知其支離而

不足據也其駁良知卽天理之說以爲良知乃知覺非天理崇一答之謂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蓋卽人心道心之分也整菴復書乃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然則心亦豈容有二乎蓋心本一也就義理言則爲道心就氣質言則爲人心道心不離乎人心而人心不能冒道心之稱故必於人心之中別其爲道心也知發於心心本一故知亦一然就義理言則爲良知就氣質言則爲知覺良知不離乎知覺而知覺之知不能冒良知之稱故必於知覺之中別其爲良知也整菴又謂知乃虛字不可指爲天理而引程子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以爲證不知先知後知先覺後覺竝指人言則此知字卽實字矣大學八條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字皆虛而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皆實且知卽智也

春秋以前止有知字無智字故易書詩春秋禮記論語凡智字

皆作知

仲虺之誥有智字蓋古文贗書也

孟荀莊列諸子始兼用智字智非實

字乎若謂知平聲智去聲此特齊梁以後之論古未嘗分四聲也又謂天地萬物皆具天理而良知則山河大地草木金石皆未嘗有以證良知之非天理則其說尤謬人所具之天理卽大學所謂明德蓋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動物之有知者猶不能全具況草木金石豈能具人之天理乎人具此理可以參天兩地而立人極草木金石豈能之乎山之理峙水之理流草木之理曲直金石之理堅剛特理中之一端耳如以一端論則山川草木金石具一端之理亦未嘗無一端之知山川之神列在祀典有道之世山出器車河出馬圖而草木咸若蓂莢叶麻屈軼指佞奇木則連理模木則因時皆不可謂無知至於

大地上配彼蒼謂地無知則北郊可不祀矣其論之謬如此願可據以駁良知之說乎然世之人據其言以相詆譏紛紛然至今而未已者雖由於章句口耳之俗學道聽而塗說而陽明之門不善學者末流之弊亦有以啟其隙而召之謗特不可以此上累陽明耳當時親炙如鄒文莊私淑如羅文恭皆粹然無疵一出於正文莊作九華山陽明書院記以愛親敬長爲良知以親親長長達之天下爲致良知以惻隱羞惡爲良知以擴而充之以保四海爲致良知而文恭答郭平川書謂致良知之說本於孟子以入井怵惕平旦好惡孩提愛敬三言爲證而歸重於致之之功謂一端之發見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二子之論若此亦復有何疑義而一時從學之士不盡爾也龍溪

王畿首爲狂論純任自然沈洋恣肆以禍師門而心齋王艮亦多怪異二王之學數傳而益甚若羅近溪周海門遂參以異說誠不可不辨然詭異者不過數人若徐文貞李襄敏魏莊靖郭青螺諸公之勳業陳明水舒文節劉晴川趙忠毅周恭節鄒忠介諸公之風節鄧文潔張陽和楊復所鄧潛谷萬思默諸先生之清修其因致良知之說躬行心得發名而成業者未易更僕數豈不猶賢於整菴輩訓詁章句闖然媚世而一無所建立者乎且學術之傳有得有失雖聖如孔子不能保後世所傳之無失漆雕開未信不敢仕而傳其學者世乃目爲賤儒子夏之後爲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遂爲荒唐之論子弓之後爲荀卿荀卿之後爲李斯乃有焚書之禍亦豈足以上累孔子也哉然則欲知致良知之學者毋惑於俗儒之論而不以末流一二人

之失上累立教之師亦可以曉然而無疑奮然而從事矣

心體無善惡說

附跋

無善無惡心之體本龍溪所記天泉會語果否出於陽明先生
尙未可知其語亦無病而後人輒詆之謂心體不當言無善是
以辭害意而未審體字之義也心之體寂然不動善惡未形故
曰無善無惡就靜言故卽繼之曰有善有惡意之動猶周子論
誠謂靜無而動有云爾靜豈果無誠乎至誠無息如靜而無誠
則誠息矣朱子釋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極無形可曰無
極善惡未形獨不可曰無善無惡乎或謂心之體當曰有善無
惡不當曰無善無惡此說非也心統性情兼理與氣者也謂性
爲有善無惡則可謂心爲有善無惡則不可況性有義理之性
又有氣質之性性猶不能俱有善而無惡而況心乎或又謂論

學者當本性不當本心此說亦非也義理與氣質爲定名心與性爲虛位義理之性卽所謂道心也氣質之性卽所謂人心也就義理言之性固有善而無惡心亦有善而無惡道心是也就氣質言之心固有善而有惡性亦有善而有惡氣質之性是也若謂當就義理言不當就氣質言獨不聞伊川謂言理不言氣不備乎理乘於氣性統乎心與生俱生與習俱長心與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如言心性者止言義理而不當言氣質則舜之命禹止曰道心可矣何必復言人心孟子言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可矣何必復言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乎是故言性可言心亦可言有善無惡可言無善無惡亦可意各有所指言各有攸當也然則世之紛紛然致疑者何爲耶曰是成見所拘而勝心害之也在周子言無則不敢疑在陽明子言無則紛紛

然疑之在陸子駁周子之言無則不敢信而後人駁陽明子之言無則紛紛然和之心不虛而氣不平一己之心性且未能知況於議古人之言心性者乎雖然學者苟有志於聖賢之學躬行實踐可矣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命與仁則罕言之子貢亦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孟子因告子論性而誤故反覆與辨耳其教門人則止曰孝弟而已義利而已未嘗言性今之教人者不敢望孔孟從學者不敢望子貢實行不修於陽明子無能爲役而高言心性者也

余旣爲此說客有疑之者曰韓昌黎作原道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龜山楊氏猶非之謂韓子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
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
也今子復以心與性爲虛位得無有楊氏者起而議之乎余
笑曰子亦審其所議者之是非而已烏能保人之不議哉若
楊氏之議韓子則韓子是也楊氏非也楊氏謂仁義不足以
盡道則易傳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楊氏何不併易傳而
議之乎論道之實有就五常言者有就四德言者而五常四
德之中惟仁義爲尤重故易大傳以配陰陽柔剛而概乎人
之道孟子之告梁惠亦曰仁義而已其論士曰居仁由義大
人之事備矣曰己曰備楊氏何不併駁其未全乎韓子以仁
義明道德意實本於易傳其原性也則曰所以爲性者五楊
氏所云豈韓子所不知哉至其所云虛位則明以道有君子

小人德有吉凶證之矣此猶不解尙可與論文義乎且道德之爲虛位不止君子小人吉凶二者韓子特舉其大凡焉耳孟子謂道二仁與不仁又曰妾婦之道屢足之道易有吝道書稱穢德惡德爽德酒德逸德比德又曰夏德若茲左氏有涼德孝經有悖德詩有滔德德可謂非虛位乎其見於經者如此若子史文集不勝徵引虛位之說又何疑焉宋儒惟周程張邵朱陸數子足以衍孔孟之傳其餘拘文牽義不過細行修謹而已其天姿學力見道之明衛道之勇則皆不及韓李歐曾四君子不可以楊氏爲程門弟子而遂震而奉之也又攷朱子語類萬正濱問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朱子答云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揚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聞二先

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合陰離到急袞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云云然則楊氏之論朱子師弟已駁之矣但朱子語亦過甚楊氏爲程門高第道南第一人未必遂至背馳徑以老莊爲主不過拘於五常舊目又忘卻易傳耳至所以教正淳論此須加考究亦非切要法凡欲知道者直須躬行而後心得若止懸空考究終無定見不過望墟說相輪而已矣

中庸明道論

道猶路也凡道就所行者言行必有其實指其實行乃不迷中

庸一書子思爲明道而作第一章止渾舉道之名義尙未詳道之實際如作文之有冒蓋發端之辭云爾謝秋水先生乃謂首一章足以正道之名而定學者之趨向未也必如哀公問政章實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爲五達道然後道之名正而佛老二氏不得依附而假託焉如子思作中庸止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而已則二氏之徒未嘗不妄引天而謬談性此曰天彼亦曰天此曰性彼亦曰性烏足以正道之名而定學者之趨向哉南宋以後諸儒與二氏辯者誤解本天本心之說終日言性言心言命論愈多而聽愈熒惟實指五倫爲道然後二氏之徒無所容其身無所置其喙此中庸之功之所以爲大而道之以明也至於論道之功效中和位育亦渾舉之辭二氏之徒猶可依附假託必就五達道而推之於九經然後爲性道教之實

際而二氏不得而依託焉廬陵胡氏行釋尙書云典敘禮秩天命之謂性也五惇五庸修道之謂教也其論切實而世之論學者不盡在於是也彼見自宋以來儒者各有所主以爲立教之法周子曰主靜明道程子曰定性伊川程子曰主敬朱子本主敬之說而益以兩言曰窮理曰躬行陸子曰辨義利求放心白沙曰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子曰致良知遂亦妄舉一言以標宗旨不知先儒亦各有躬行心得之妙因舉其所得以示學者爲用功之法耳然指其用功之法未實指其用功之地則異端邪說猶得影借誠不若實指用功之地之爲愈也用功之地人倫而已矣唐虞五教不過教以人倫文王之教止在仁敬孝慈孔子之自求在子臣弟友故孟子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蓋卽中庸所謂五達道也余於聖學功力至淺不敢自立宗

旨有來問者則以明人倫告之明人倫固周程朱陸陳王諸君子所不能違者也道之名其正矣乎學者之趨向其定矣乎人

書程山遺書後

秋水先生謂堯舜事業隨出隨處皆有可施不專指出身加民斯言固然然必天德發爲王道乃謂盡明明德之量孔子稱堯亦稱成功文章蓋聖德神功與雜霸功利不同且管仲之功孔子亦稱之乃謂唐虞治蹟不足邀儒者一盼則亦過矣廣土眾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呶呶樂道何如堯舜君民修身見於世特君子不得志者之所爲耳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自程子有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語世儒藉口輒欲以空言傲實績不知程子就性分全量言之自無窮際故曰泰山之上已不屬泰山若腐儒撮土俱無安敢藐泰

山也哉內聖外王之學一變而爲迂疎無用至今天下以儒相
警訾皆此等謬說啟之也功業固須因時道行固須由命然道
德旣充氣盛化神隨在可見不分窮達大舜耕則人讓畔漁則
人讓居陶則器不苦窳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孔子所
至必聞其政孟子後車千乘傳食諸侯朱子釋孔子賢於堯舜
亦就事功言之則知矯語仁義而長貧賤者未可以薄唐虞之
治蹟也自漢以來惟諸葛武侯始著儒者之效唐韓子宋歐陽
子用之不盡濂溪明道則十未用一象山亦然其餘則雖欲用
之未必有用直至有明王文成公出始大著儒者之效一洗腐
儒之恥而世俗無知小人謬附講學者輒以空言詆之不知此
輩何所用於天地閒也人極之不立豈可徒咎溺於嗜慾之人
也哉

附錄

先生答方靈臯問三禮書目云宋元解經之書漸就銷亡現在
尙存什之二三者惟永樂大典一書禮局初開若令纂修等官
於永樂大典中檢出關繫三禮之書逐一鈔寫各以類從重加
編次而宋元以前三禮逸書復見於天下其功當與編纂三禮
等又云永樂大典二千八百餘卷余所閱者尙未及千然宋元
三禮義疏如唐成伯瑜禮記外傳宋王荊公周禮義易祓周禮
總義王昭禹周禮詳解毛應龍周禮集傳項安世周禮家說鄭
宗顏周禮新講義今世所逸之書咸在而鄭鏗歐陽謙之等諸
名家之說附見者尤多擇其精義集爲成書豈不勝於購求世
俗講章之一無可采者哉其事簡其功大敢以此爲禮局獻焉

答方閣
學書

全謝山曰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裘治學術則文達文
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充公文章高處
偏南豐下亦不失爲道園而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

氣大類楊文節

鮎琦
亭集

鄭荔鄉曰先生聲氣應求太邱道廣徐健菴以後一人博聞強
記過目成誦何義門以後一人齷齪辨難持之有故而言之成
理毛西河以後一人要其一生所辦香者不出其鄉於命世之
志取介甫於學術取象山於文取廬陵詩縱橫爽朗出入眉山
劍南不盡學西江一派也

名家詩
鈔小傳

穆堂交游

萬先生承蒼

萬承蒼字字兆號孺廬南昌人康熙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清儒學考卷三十五
三

修少喜讀宋儒書與穆堂友善穆堂主張陸學於朱子多深文
先生常戒其偏官京時與穆堂同居日偕全謝山相聚講學閒
或者據史事分韻賦詩歸里後益杜門勵學所著易傳論互體
最精一掃宋元林吳諸子之謬又有萬學集孺廬集

參史傳
年譜

謝先生濟世

謝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雍正四年遷御史疏劾河南巡撫田文鏡上召入還其疏復
力爭上疑與穆堂爲黨而傾文鏡奪官發阿爾泰軍前自効在
戍所撰古本大學注將軍論劾謂有怨望語廷議罪當死是時
有陸生柝者與同戍撰通鑑論非議時政被誅同縛使視行刑
乃宣旨釋之高宗卽位召復官以所撰大學注中庸疏進上具
疏略曰臣蒙世宗憲皇帝赦其重辜留之荒塞俾得索居省過

閉戶讀書九年以來四書麤曉雖論孟之箋未就而大學注中庸疏早成大學一書經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順保參其誹謗程朱世宗並不詰問又經九卿科道議其諷刺朝政世宗復加寬容蓋以誹謗者因先儒之有疵諷刺者特行文之失檢今書中九卿科道所議諷刺三句臣已改刪惟是分章釋義遵古本不遵程朱習舉業者有成規講道學者無厲禁當世道方隆之時卽聖學大明之日但當發揮孔曾思孟何必拘泥周程張朱臣所慮者程朱之說固非臣之說亦未盡是乞睿鑒舍其瑕而取其瑜不勝惶悚上嚴飭還其書尋出爲湖南糧儲道發衡陽善化浮徵弊巡撫許容庇縣令反劾解任下總督孫嘉淦按治岳常澧道倉德代其任布政使張璨阿容指貽書令更易長沙府詳牒倉德以其函通揭事得白改驛鹽道蔣溥繼爲巡撫密進

所著書斥為離經畔道上置不問又言其老病乃罷歸家居十二年卒著有篋藏十經喪禮寧儉錄史評西北域記纂言內外

篇參先正事略

附錄

先生纂言有曰元之儒許與劉明之儒薛與邱欲觀洙泗之俎豆惜其拾洛閩之麩蕒也新會餘姚歸陸逃朱能翻考亭之科曰惜其襲象山之箕裘也觀此可見其為學之旨纂言

陳先生法

陳法字定齋貴州安平人康熙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改刑部郎中乾隆初授登州知府歷河東運河廬鳳淮揚大名諸道十一年河決奪官謫戍閱三年召還在翰林時與孫嘉淦謝濟世李元直以古義相勸時稱四君子莅政以教養

爲先手治文告辭意懇摯讀者爲感動及遣戍歸陳宏謀薦之
及舉經學又以應詔辭不復起著易箋大旨以易專明人事論
筮有理解駁來知德錯綜之說又有明辨錄河閒問答醒心集

內心齋詩稿

參先正
事略

附錄

明辨錄辨象山爲禪宗略曰象山於慈湖舉四端以發明本心
慈湖當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曰更有
何也於徐仲誠令其思孟子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
誠處槐堂一月問之曰如鏡中觀花象山謂其善自述因與說
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己身上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
答曰我與爾說內爾只管說外看其機鋒迎擊真是一棒一喝
手段嗚呼孟子之言四端在察識而擴充之由火然泉達之機

以至於保四海而象山借之以識取其靈覺之心孟子之所謂
 反身而誠者朱子謂乃窮理力行工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
 理為一處則是非歲月之功所能至而直欲於一月半月之間
 瞑目安坐而得之此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耶是則師弟
 之間傳授心法無非瞿曇之故智桑門之衣鉢雖善辨者亦不
 能為之解也

明辨錄

案梅莊不遵程朱乃併斥陸王定齋排陸而宗朱學術與
 穆堂異趨特以穆堂雍正時得罪與梅莊相牽連定齋與
 內心同時負伉直名故併著之

清儒學案卷五十五終

清儒學案卷五十六

天津徐世昌

震滄學案

有清一代經學以漢學爲盛而康乾兩朝御纂諸經漢宋兼採乾隆中薦舉經學爲一時曠典被擢者皆宋學也其中震滄規模較大最孚時論同舉者附列焉述震滄學案

顧先生棟高

顧棟高字震滄又字復初號左畚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授內閣中書雍正中引見以奏對越次罷職乾隆十五年詔中外大臣薦舉經明行脩之士所舉凡四十餘人先生爲鄒侍郎一桂所舉高宗嚴其選惟先生及陳祖范吳鼎梁錫璣四人被擢並授國子監司業論者謂名實允孚焉先生以年老不任職會皇

太后萬壽入京祝嘏特召見命內侍扶掖奏對首及三吳做俗
請以節儉風示海內上嘉之陞辭賜七言律詩二章二十二年
南巡召見行在加祭酒銜賜御書傳經耆碩四字二十四年卒
於家年八十一先生學出於紫超高氏治經於春秋最深著春
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以列國諸事比而爲表
曰時令曰朔閏曰長麻拾遺曰疆域曰列國爵姓及存滅曰列
國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卿
大夫世系曰刑賞曰田賦軍旅曰吉禮曰凶禮曰賓禮曰軍禮
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
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行曰
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詩書易三經
曰杜註正訛曰人物曰列女凡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考證典

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采錄舊說發明經義與但考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尙書質疑二卷不載經文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大抵多據臆斷又有大儒粹語二十八卷合宋元明諸儒門徑而一之援新安以合金谿爲調停之說又有毛詩訂詁三十卷儀禮指掌宮室圖若干卷司馬溫公年譜十卷王荆公年譜五卷萬卷樓文集十

二卷

參史傳 學案小
識 錫金合志

春秋大事表

自序

憶棟高十一歲時先君子靜學府君手鈔左傳全本授讀曰此二十一史權輿也聖人經世之大典於是乎在小子他日當志之年十八受業紫超高先生時先母舅霞峯華氏方以經學名

世數舉春秋疑義與先生手書相辨難竊從旁飫聞其論而未
心識其所以然二十一先君見背讀儀禮喪服旁及周官戴記
而於春秋未暇措手年二十七八執筆學爲古文始深識左氏
文章用意變化處而嗤近日所評提掇照應者爲未脫兔園習
氣然於先君提命之旨及兩先生所往復辨論者未之及也雍
正癸卯歲蒙恩歸田謝絕勢利乃悉發架上春秋諸書讀之知
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蓋卽開章春王正月一條而其
背違者有二其一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天子以布衣而
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謂不書卽位爲首黜隱公以明大法
是夫子以魯臣子而貶黜君父也其餘多以復讐立論是文定
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非夫子之春秋卽非人心同然之春
秋又春秋強兼弱削戰爭不休地理爲要學春秋而不知地理

是盲人罔識南北也。雨雹霜雪失時爲災。蒐田城築非時害稼。時日尤重。學春秋而不知時日。是朝菌不知晦朔也。用是不揣愚陋。覃精研思。廢寢與食。家貧客遊。周歷燕齊宋魯陳衛吳楚。越之墟。所至訪求春秋地理。足所不至。則詢之遊人。過客輿夫。厮隸。乃始剗意爲表。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於吉禮表詳列十二公卽位或不書卽位。明夫子當日皆是據實書。以正聖人。以天自處。貶削君父之謬。列朔閏及長厯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長厯。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列疆域及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而春秋一百四十國之地里。聚米可圖。郊禘社雩崩薨卒葬蒐田大閱會盟聘享逆女納幣。雜然繁夥。列吉凶賓軍嘉五禮表。以紀春秋天子諸侯禮儀。上

陵下僭之情形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乃魯稅畝而田制壞作邱甲而兵制亦壞列田賦軍旅表以志強臣竊命損下剝上之實霸統興而王道絕周室夷爲列國霸統絕而諸侯散列國淆爲戰爭列爭盟凡五交兵凡七以紀春秋盛衰始終矜詐尙力強弱并吞之世變晉楚爭衡互爲勝負其當國主兵事者左氏備載其人列晉中軍楚令尹表以志二國盛衰強弱之由宋鄭爲天下之樞晉楚交爭宋鄭尤被其害子產有辭而諸侯是賴向戌爲弭兵之說而中夏遂靡列宋鄭二執政表以志二國向背關於天下之故周室頽綱魯亦守府自襄王錫晉南陽而勢益不振魯自僖公賜費而季日益強列王迹拾遺魯政下逮二表以志周魯陵遲尾大不掉之漸禘卽禘一祭二名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祭始祖所自出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

生民長發皆商周尊祖禘祀之樂歌斷無稱母而不稱父之理
著禘祫說以明戴記祭法大傳之誣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
文理杜孔已斷爲闕文宋儒謂各有意義殊不知文姜哀姜之
罪惡豈待去其姓氏而明況上下截去一字人復知爲誰某聖
人無此弄巧文法以俟後人推測之理列闕文表以一掃後儒
穿鑿支離之翳三傳各執一說黨枯護朽此是彼非使學者茫
然歧路靡所適從列三傳異同表酌以義理衷於一是以祛後
日說經雷同偏枯之弊蠻夷戎狄種類雜出地界旣殊稱名復
混列四裔表別其部落詳其姓氏以正史遷允姓姬宗目爲兄
弟之妄戰爭滋興技巧益甚決機兩陳制變無方列兵謀表以
志孫武吳起六韜三略之始文王囚羸里而演周易周公成王
業而作詩書一時學士大夫占筮決疑歌詩贈答引物知類千

里同風列三經表以志漢宋儒者經說傳義之祖大河遷徙從古不常而周定王五年河徙係己未爲魯宣之七年春秋以河爲境者六國獨係於衛列河未徙與已徙二圖以志春秋與禹貢河流遷變之自此皆有關於經義之大者既著敘論百餘首復編口號以便學者之記誦蓋余之於此泛濫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執筆爲之者又十五年始知兩先生於此用心良苦先母舅霞峯先生博稽衆說無美不收高先生獨出心裁批卻導窾要皆能操戈入室洞徹闡奧視宋儒之尋枝沿葉拘牽細碎者蓋不啻什伯遠矣余小子鈍拙無似得藉手以告其成以無負先君子提命之旨與兩先生衣被沾漑耳濡目染之益謹述其緣起以識於首簡命之曰春秋大事表云

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馬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廉辨論中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邱甲者每邱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于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于田上征之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杜氏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者非是因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卓哉斯論可破千古之惑而後儒往往不之信者則以周禮小司徒及鄉師遂師俱有六畜車輦旗鼓兵器帥而至之文疑此言與周禮相悖余謂周禮出于王莽時好爲繁重碎密之制特傅會司馬法以瞽當世之愚民非周制之本

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左傳尤不若信詩書詩書非出于一人之手學者可因文思義以想見當時之制度非若周禮勒成一書有所增飾故至今猶可考而知也嘗攷左氏傳鄭莊之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晉惠公御秦師乘小駟鄭入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衛懿公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則甲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必廬井溝洫之外別有牧地主伯亞旅而外別有圉人築場納稼之餘別煩芻茭且或秣飼不以時或致臨事倒斃不大敗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輦皆出民間公家可以不煩畜馬而衛風有駮牝三千魯頌有駟駟牡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不特此也馬牛車輦皆

民自具則必怨行役者兼述其供馬賦車之苦勞歸士者并慰其車煩馬殆之勤而東山止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何草不黃之詩止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但曰民勞耳未嘗一言及車馬也且其制當自周初已定武王勝商克紂當云歸馬于民間還牛于卒伍可矣何云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且卽周禮一書亦自相矛盾旣云馬牛供于邱甸矣而大司馬校人之職復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又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大司徒牛人又云軍旅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與左傳授甲授兵正相類可見周禮一書有眞有僞所貴好學深思之士旁通經傳參互而別擇之勿徒泥于先儒之成說庶乎考諸三王而不謬也謹因文定與李氏之說爲衡定之曰初稅畝加賦也作邱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春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六
秋當日之情事瞭然若睹而諸儒之說亦有所折衷矣

三傳禘祫說

今世之稱禘祫者謂禘合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周以稷配魯則以周公配文王此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嘗徧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疏與商周魯頌之樂章從無周祀帝魯及魯祀文王爲所自出之文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夫信漢儒不若信三傳信三傳尤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所傳之三頌與孔子所書春秋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于魯者因祭法有禘魯而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于圜丘非

謂宗廟之祭而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
所自出之文耳然此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誣妄之
說亦非謂稷之生于帝嚳而因以祭之也況質諸三傳其禘之
說又甚明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穀謂之禘左氏謂之禘
然其義並同公羊云五年再殷祭何休云禘合也禘諦也審諦
無所遺失禘所以異于禘者功臣皆得祭爾閔二年夏五月乙
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畢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惟諸
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
兼羣廟之主絕未嘗有周公所自出而謂祭及于文王也鄭康
成又謂禘之異于禘者謂第陳毀廟之主而羣廟之主則各就
其廟祭徵之春秋實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
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也然

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
明明于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曰此
春秋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雝爲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
長發爲武丁大禘之樂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周公之
手定而猶不足信乎雝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
于魯也長發之言玄王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
未嘗一語及魯也其列相土與阿衡尤可爲陳毀廟及祭功臣
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之禮樂者蓋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以
矜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于周公之廟以諸侯祖天子以干大
戾乎況魯頌閔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羣公不毛
未嘗言及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尙書言
后稷建邦啟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

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顏師古註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
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怪夫不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
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嚳當之馴至漢祖堯曹魏祖舜
牽合附會爲千古笑唐趙伯循復曲成其說至謂魯祭文王漫
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子遵用之而後世遂無異辭此皆不
深考于經之過也夫信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據左氏傳滅庸者楚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略無異辭文定
因謂庸有取滅之道而薦賈善謀國春秋以是滅楚之罪嗟乎
春秋豈爲楚計得失哉就使謀國果善亦祇益其狡焉啟疆憑
陵中夏之計乃春秋之所深惡聖人曷爲予之其所以詳書不

殺者實著楚之交深黨固橫行無忌將有問鼎之漸關於天下之故而書之也考楚武文之世巴庸嘗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助晉攘楚楚威稍挫中國得安枕者十五年今以晉靈幼弱楚莊暴興乃連結巴

秦滅庸庸與麋俱為今鄖陽府境

麋今鄖陽府鄖縣又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即庸

國地界連秦隴楚得其地則勢益西北逼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

內難夷矣連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

撓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興師而早知其有窺覷周鼎之志矣且

夫庸非小弱也周武時曾佐伐紂立國已數百年晉欒武子嘗

稱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蓋亦重大其事其

所屬魚邑實為今夔州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居秦楚巴三國之

界故不結巴秦則不得滅庸庸滅而秦楚合勢中國之藩籬撤

矣夫讀春秋者貴合數十年之事以徐考其時勢不當就一旬內執文法以求褒貶宜合天下而統觀大勢不當就一國內拘傳事以斷其是非春秋爲天下之無王作非爲一國作也矧吳楚蠻夷其謀國之善否何關於聖人之慮又況其爲封豕長蛇游食上國者哉前此翟泉于温之盟秦人皆與志秦晉之合晉伯之所以盛今此楚秦滅庸志秦楚之合晉伯之所以衰晉伯之盛衰周室之安危係焉不可以弗志也胡傳固非而張氏洽亦第謂楚宜制服之而已不當遽夷人宗社以是爲楚罪猶屬管窺之見夫春秋豈沾沾焉責楚之滅庸而已哉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爲門戶論

楚在春秋北向以爭中夏首滅呂滅申滅息其未滅而服屬於楚者曰蔡蔡爲今汝寧府上蔡縣汝寧諸小國盡屬於楚獨蔡

存故蔡自中葉以後於楚無役不從如虎之有偃而中國欲攘楚必先有事於蔡僖四年齊桓爲召陵之師經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不伐蔡則不能長驅而至于陘也定四年吳闔閭之入郢也經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蓋吳不得蔡爲嚮導則不能深入要害因以直造郢都也蓋蔡居淮汝之閒在楚之北爲楚屏蔽熟知楚里道其俗自古稱強悍故春秋時服楚最早從楚最堅受楚之禍最深而其爲楚之禍亦最烈始以楚爲可恃故甘心服從逮不堪命而反噬則楚亦幾亡故讀春秋者必熟曉地理而後可知春秋之兵法而後可知聖人之書法乃後儒之以一字爲褒貶者則曰侵蔡爲蔡姬故書曰遂是聖人貶之也蔡用吳破楚能報數世之怨書曰以是聖人褒之也皆不考實事懸空臆

斷殊不知齊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積謀二十餘年豈爲一姬
其曰蔡姬者或反借此爲兵端若不討蔡之從楚使楚不忌而
預爲之備因得輕行掩襲疾驅至涇而吳自舍舟淮汭今壽州過
蔡境蔡來會之道吳自江南壽州陸行經義陽三關之險至湖
廣漢川縣小別山深入敵地一千一百里此非唐侯所能與故
雖與唐偕而獨書蔡侯此皆當日之實事聖人豈有褒貶于其
閒哉夫春秋之作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故熟玩經文而列
國之地形與當日之兵勢瞭然可見矣自哀三年吳遷蔡于州
來汝寧之地全爲楚有中國始無事于蔡而蔡亦旋爲楚滅自
定公以上蔡爲中國與楚之利害豈不厯厯可驗也哉

赤狄白狄論

春秋之世有赤狄白狄又有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

狄白狄種類最繁案經傳所見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
曰麇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白狄之種有三曰鮮
虞曰肥曰鼓然以予考之閔僖之世狄尤橫其時止稱狄未有
赤白之號蓋當時之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赤狄最强能以威
力役其種類白狄故居河西其別種在中國者赤狄能役屬之
而長狄尤其酋豪中之魁異者合諸部爲一力大勢盛故能以
兵威伐邢入衛滅溫伐周又能仗義執言救齊伐衛以齊晉之
強莫之能抗也其疆域自晉蒲屈以東東與齊魯衛爲界蓋自
平陽潞安以及山東之境雜居山谷縣地千里故當日邢衛宋
魯齊晉鄭諸國胥被其患逮魯僖公之三十二年而狄始亂明
年伐晉而白狄子見獲蓋其種類自相攜貳各分部曲如何奴
之分五單于勢分力弱自是而赤狄白狄紛然見經而狄於以

不競矣論者謂長狄白狄之各爲一國非也蓋其初皆屬于赤狄後稍稍離異始以名見于春秋文宣之世威令不行四出侵伐屢見挫衄經書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皆狄之將佐後僑如之弟焚如與潞俱滅則狄之死國難者春秋賤之故不書使不得與潞子嬰兒等則其種之貴賤可知矣綜而計之莊公三十二年而狄伐邢暴橫中國更三十有四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又三十有五年而赤狄潞氏滅于晉又六十有五年而晉滅肥又十年而晉滅鼓白狄止存鮮虞首尾百四十有四年之間盛衰強弱之故豈不較然也哉晉里克之逐狄也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則當狄之合狄之所以盛也卻成子之求成于狄也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則當狄之分狄之所以衰也春秋始書狄而後書

赤狄白狄者蓋因列國之赴告與狄之自通于中國者而書之
皆當時之實錄學者可由此思其故矣杜氏于呂相絕秦以白
狄爲晉婚姻謂赤狄之女白狄伐之以納于文公其意似以廡
咎如爲赤狄而重耳所奔爲白狄此出于臆見無可考據廡咎
如之女爲叔隗季隗而狄女亦稱隗后則本爲一姓當時之止
稱狄者皆係赤狄無疑也太史公稱諸戎翟自有君長莫能相
一蓋據春秋之末至戰國而言耳非所論于魯閔僖之世也

戎狄書子論

昔先王建國胙土命爵分爲公侯伯子男春秋時班班猶存然
亦有出于時王之所賜如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邠犁
來進爵爲小邾子是也而于戎狄則無聞乃吾觀宣昭之間赤
狄之別有潞子嬰兒白狄之別有肥子緜皋鼓子戴鞮者聖人

皆書之于經而左氏不著其封爵之所自杜預亦弗深考余嘗疑之其爵非先王之所賜亦非時王別命以土直以戎狄各居一方桀驚難制大國請于王而命之如唐世外彝有叛者就加節度使之類耳而其先之不見于經何也閔僖之世狄最强盛聖人止書狄其時實未賜爵也僖之末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宣三年而赤狄始見經八年白狄始見經自後凡書赤狄者七書白狄者三其時賜爵與否未可知而聖人略之不書者春秋于外彝多從其故號如楚之武文改爲楚已久而終莊公之世止書荆人是也逮晉滅諸國則其君臣自誇武功獻俘于王必詳列其國號與其君之爵與名如後世之露布自京師昭示遠近春秋安得而不書其爵乎至如甲氏留吁鐸辰則實未有國號未賜爵命聖人亦第從其實書之也經于潞氏及甲氏

留吁明書赤狄而曰肥曰鼓不著狄號而杜氏知爲白狄之種者此或別有考據至其國名則各從其地潞氏以潞縣得名鼓以鼓聚肥以肥累城得名此各因廬帳所在從而立稱知出于春秋之季之濫加名器而不得比于徐楚吳越之列明矣推而計之如所稱戎子駒支無終子嘉父戎蠻子嘉及陸渾子者例皆書子無終乃山戎之別種陸渾係秦晉之所遷其非文武之舊封尤最易明者他如楚之別爲夔宋之別爲蕭聖人皆書之于經而未詳其封于何年正義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宋人封之爲附庸孔晁註鄭語謂熊摯有疾而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此皆隱桓以後之別封者余悲夫春秋之國日就微滅而亦有別爲建置如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僭號稱王與燕趙爲列國均非周初之舊封余因得而備論之庶春

秋當日之興廢較然可睹焉論語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春秋或曰子謂春秋之文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告如是則弑逆之事得以自爲隱諱何以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余應之曰子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弑逆之名于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于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弑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作春秋之旨于坤卦之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翬帥師公

子慶父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可專
公子遂盟晉盟雒戎必書晉趙盾盟于衡雍楚公子圍會于虢
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則無太阿旁落之
患臣子凜其漸而力爲之避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游夏不
能贊一辭聖人獨斷之于心而書之于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
且人而忍推刃于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焉知懼惟當夫
威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界聖人燭
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惕之俾天下萬世之讀是編者人人恥
爲大惡而不敢一毫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寢邪謀而戢異志則
聖人之作春秋所爲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
以存幾希之統直接堯舜湯文者端在于此若謂聖人第從其
實而書之且或未得其實而欲訪求傳聞而得之則聖人豈能

從百年後竊司寇之大權而妄欲與魯史爭真偽哉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余年十八歲執經高先生卽令讀周禮二十一先府君見背從授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已而漸及通經當時深信篤好見有人斥周禮爲僞者心輒惡之五十以後輯春秋大事表凡十四年而卒業乃始恍然有疑非特周禮爲漢儒傅會卽儀禮亦未敢信爲周公之本文也何則周禮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會之疎數幣賦之輕重牢醴之薄厚各準五等之爵爲之殺而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儀禮有燕禮以享四方之賓客聘禮以親邦國之諸侯公食大夫禮以食小聘之大夫而覲爲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其米禾薪芻有定數牢鼎几筵籩豆脯醢有常等靡不釐然

具載是宜天下諸侯卿大夫帥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卻百牢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折服強敵也甯俞之不答彤弓及湛露叔孫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未聞述儀禮燕食之禮以固辭好惠也卻至聘楚而金奏作于下宋享晉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雖恐懼失席而不聞據周公之典以折之他如鄭成公如宋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楚子干奔晉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而楚靈大會諸侯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皆不言其所考據各以當時大小彊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多聞之士而於周公所制會盟聘享之禮若目未之見耳未之聞是獨何與若周公束之高閣未嘗班行列國則當日無爲制此禮若概行

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弁髦王制不
遵法守歟不應舉世盡懵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矣而
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
周官互異家語言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其詳不可得聞
夫書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而忽然出於漢武
帝之世其爲漢之儒者掇拾綴緝無疑雖其宏綱鉅典未嘗不
稍存一二而必過信之爲周公所作則過矣余從事經學五十
年始而信中而疑後乃確見爲非眞傳有之疑事無質直而勿
有請以質當世好古之君子後日論定者亦將有取于余言也

附錄

先生少受經於舅氏華天沐學泉暨高紫超愈通三禮學於諸
經沈潛往復鉤貫旁通乃用史遷諸表例著春秋大事表初與

同縣華子宏孳亨同習儀禮畫宮室制度於棋枰以棋子記賓

主升降之節器物陳設之序如以身揖讓其間

錫金合志

春秋大事表諸表多有從游諸人佐輯其見於凡例者氏族世

系官制三表出於同里華玉淳朔閏表華文緯經始而玉淳成

之輿圖華淞所定

春秋大事表凡例

乾隆中敕修國史儒林傳諭旨有曰果其經明行修雖韋布不

遺豈可拘於品位使近日如顧棟高輩終於淹沒無聞耶阮文

達創初稟引上諭以先生冠首及嘉慶末進呈乃改以時代為

次

繆荃孫紀儒林傳始末

方望溪曰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覽而慎取之

其辨古事論古人實能盡物理即乎人心

與震滄書

楊農先曰春秋家之弊有二一則泥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

之罪一則惑於褒貶謂春秋有舊例有變例得先生書桓文之功罪明條例之謬誤亦見

同上

震滄交游

陳先生祖范

陳祖范字亦韓號見復常熟人雍正癸卯舉人是年秋舉行會試中式同縣蔣相國廷錫重其學行將援之高第先生遂託足疾不與廷試歸里槌戶讀書終不復出赴試居數年詔各行省設書院以教士大吏爭延之主講訓課有法或一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詔舉經學張相國廷玉王尙書安國歸侍郎宣光交章薦之褒然居首以年老不任職賜國子監司業銜十八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著經

尺一卷膺薦時進呈御覽高宗親批其卷謂論禘祭一條為有
識論古今服制不同一條為得用禮之體又有掌錄二卷文集
四卷詩集四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論書
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
人情皆通達之論同縣顧主事鎮傳其學

參史傳 先正
事略 經咫

經咫

漢人以象數言易星厯灾祥兵陣修養丹火無不託焉魏王輔
嗣一空諸膠葛泥滯之說專言義理並互體亦不論唐修正義
宗之而荀虞鄭諸家俱廢至宋突興康節先天之學卦圖布置
方圓橫縱學易者不求諸文字而先觀圖象以為祕妙黃東發
有義畫以上晚添祖父之譏歸熙甫有車書既造更求轉蓬鳥
迹之比可為解頤然世儒方從事焉朱子以易本為卜筮而作

故釋占專以筮得爲言此義從前所未明指或亦疑之曾聞一
老生云讀易且先理會大象傳六十四個以字要言不煩極合
聖人學易寡過之旨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得
毋勞而寡效乎

古文尙書之取信於人以他書所引具見其中也然參考而其
僞轉著黃梨洲摘凡我造邦五句國語稱文武之教古文則在
湯誥左傳引夏書辰不集於房爲日食正陽之月之證古文乃
在季秋月朔明是誤襲予觀禹謨泰誓罅漏尤多請疏析之論
語堯曰一節作三處插入以符合於舜亦以命禹舜往于田七
句孟子兩處分引今總見於征苗益贊苗民逆命忽言及帝之
家庭已覺不倫謂父頑難於感格有若神明神明尙可以誠感
何有於苗頑是苗頑猶不至如瞽瞍而父之難化甚於苗民也

語病豈不大哉成允成功云云詞排義復幾似九錫文譽臣語
官占云云一兩言可竟乃如此稠疊誓師云云通套常談爾泰
誓受有臣億萬云云與受有億兆夷人云云一義而再見既曰
戎商必克又曰受克予曰盜執非敵臨敵誓師豈宜口持兩端
尤可怪者孟子引無畏盜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文
從而義順請以古文較其句讀豈成文義耶今朕必往一摹湯
誥之語乃汝世讐罔顧六七作之賢聖君此皆可疑者口相傳
以熟不加詳察爾前儒之議古文在文詞之難易格制之平弱
未及於義理苟義理無疵如虺誥說命旅獒周官等篇何必以
不類伏龜口傳而疑之哉

穿鑿附會康成箋詩之病也淺俗粗直紫陽註詩之病也紫陽
易義寧略無繁謂添一解譬如燈籠添一骨子障一分光其於

註詩也亦然自謂學孔子說蒸民之詩只下二故字一也字一必字義便極明而不自知其變風雅爲村腔口號穿鑿附會之病雖去而蘊蓄深厚之美全失一切託言反言遠言若有意無意而言者靡不抹掇辭近閨思卽以爲淫邪辭近宴樂卽以爲讌享通用辭近稱美卽以爲盛世之作篇章相次卽以爲後答前篇難於作解卽以爲不取義之興或興而直以爲賦則樂萇楚之無室家憂有狐之無裳帶黃鳥亦思教誨將軍便是行役不覺令人笑來執著詩無美刺之成見人言皆以爲自道桑中溱洧若自供罪狀者桑中三姓女期送一處溱洧男女合辭歌唱非情理所有也小序所列世次指爲某時某事之作其間卽有附會時代差近師傳猶當十得七八朱子除詩有明文者概置不用固是其謹慎處亦是其師心自用處

治春秋者尊聖人太過索聖人之意太深至於苛密煩擾彼此義例自相乖刺而經旨愈益茫昧粗舉一二如開卷元年春王正月魯史奉周正朔紀事之常規有何深義而謂春秋謹五始之要董子治公羊以正次王王次春爲對策論端假使冠王於春上雖初學亦知其不順也後來夏時冠周月改正不改時之辨益紛紛矣莊元年夫人孫於齊上甫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故不復著姜氏省文也閔二年夫人姜氏孫於邾去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已曠隔矣不得不著姜氏說者謂殺夫罪重故去姓殺子罪輕故不去姓此何理也僖二年書冬十月不雨三年書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逐月分書此必不雨者竟月踰月非全無雨也文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必中間絕不曾雨故總書之也此亦措辭之常說者遂有僖

公勤雨而文不憂雨之別矣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
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假使倒易其文爲隕五石於宋或云
宋隕五石鷁退飛過宋都六便不穩順聖人之筆亦明簡而已
矣非有意參差其辭以寓義也說者巧爲先數後數目治耳治
之別贊歎爲聖人性命之文果其然乎孔穎達譏劉焯釋尙書
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蓋是治經之通病而春秋家尤
甚凡若此類但可資爲談助以爲得聖人之意則未也

禘本前代夏祭之名周改爲五年一舉之大祭謂之追享據大
傳以考春秋之書禘其故難通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而以始祖配之周人禘嚳以后稷配後代無祖所自出可當帝
嚳者故禘禮猝舉難行若魯以文王爲所自出而周公配之非
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是固然矣及觀春秋所書之禘又不類

此一吉禘於莊公一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一禘於僖公於莊於僖又當誰配若無配位而但祭於其廟則與時祭何別而名追享之禘乎以意推索必禘祭儀文特異他祭不在於有配位卽成王賜魯但云祀以天子之禮樂未嘗追配文王也唯儀文之盛不同時享故移而用之他廟俱可必泥所自出之配以求之則闕矣一說謂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而祭之以審諦昭穆故名曰禘此與春秋所書之禘爲近而與不王不禘之制全別豈禘有二如冬至迎長日之郊與夏正孟春祈穀之郊名同而實異者乎

厯考禮文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庶人喪不貳事王制文也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祥謂大祥雜記文也夏后氏旣殯而致事殷人旣葬而致事致事者致還君國之事曾子問也古者臣有大

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也曾子問又云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唯金革之事無避明他事皆不與也以上數條其義悉合惟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唯金革之事無避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檀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然則喪中未嘗不從政君未嘗不使之注家因禮文互異謂王制三年不從政指庶人明非庶人不免從政以曲合於大記又謂大記之服王事爲兵革之事見與三年不從政原不相謬然金革之事不恆有豈得據以爲常彼此遷就終難彌縫禮文之異由前數條必三年予寧乃合不奪人喪之誼由後之說則大臣丁憂或期月而起復亦似禮之所許後之君子不必攘袂變色而爭起復之失但有說焉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身不

離乎己之國與家也侯服王事越月踰時則反大夫士弁絰帶而從公事不出乎父母之國暮而奉使亦不若後世繫官於朝出典州郡一去無還期會不得更盡其心於邱墓蒸嘗也然則雖有禮文可以藉口奪人之喪與見奪於上者其能兩安而無歉乎哉

古今服制不同大都後加隆於前如父在爲母期禮也唐父在亦三年明又升爲斬衰嫂叔無服禮也唐加小功從母小功而舅總麻唐改舅爲小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明制則斬衰三年士爲庶母總明制則杖期其古禮有服而後直去之者儀禮云貴妾總喪服小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後代不問有子無子皆無服竊以理與勢權之有難安者四焉明以來妾母之服一如正適子於其母旣全不厭降而抗卑於尊夫

於子之母又自尊而厭卑已甚彼此何不相顧也此一不安也
正妻若無子妾有子方藉妾子以承宗祀而愬然於其母之喪
二不安也或女君亡而妾攝職生用其勞歿曾不得比於同爨
之總三不安也服有報妾爲君斬衰三年君爲妾乃吝三月之
報四不安也豈以人情多溺於私愛以妾爲妻故矯枉不嫌於
過正與要不若古禮之爲當矣

泰伯章 太王遷岐或云在商王廩辛時或云武乙時或云小

乙時大抵去克商時近猶百有餘年商道未衰古公方避狄遷
居邊萌異志揆之時勢良爲乖刺詩云實始翦商猶書云肇基
王迹從既有天下後推本言之耳朱子著一志字便覺太王與
曹瞞司馬懿相似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未嘗言所不順
從者何事大約謂太王歿時泰伯出亡不在側故不得立耳朱

清傳學彙卷三十一
註以爲不從翦商之志是泰伯如新莽之子字也何以爲太王
地乎因文王以服事稱至德遂謂泰伯亦必以讓商稱至德影
借詩與左傳之文爲左證以成其誣金仁山歸震川皆詳辨之
斷不必墨守朱註代爲護前矣

執圭 周禮典瑞職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
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二就以朝覲宗遇會同
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此君所親執之命圭也又云瑑圭璋璧
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頌聘疏云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
信躬穀蒲之文直瑑之而已其長皆降於君一等如上公圭九
寸則聘圭八寸也古註甚明朱子混云諸侯命圭如後世官之
有印一而已豈得令使臣持出耶

文集

六藝論

六藝亡而道術裂異端邪說並起而中之祀鬼神之古禮廢一時淫祀熾矣喪祭之禮廢浮圖黃冠師修七設醮之術用矣樂廢而優伶院本盛行矣此關係世教之大昔無而今有者也其昔元有之後因無傳而疑昔日未必有者如聲音之妙鼓瑟而魚出聽聞絃而馬仰秣奏清角而夏飛霜或以爲形容過當不知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九成而鳳凰來儀大司樂之六變羸羽鱗介諸物皆可得而致其精妙入神載在六經豈皆虛辭飾說乎五射之參連放一矢而三矢連去襄尺臣退君一矢并儀四矢貫鏃如井是紀昌飛衛之巧遊藝者習以爲常也五御之逐水曲能逐水屈曲而不墜水舞交衢能御車交道如舞然御法旣不傳矣近世盛推西洋算法黃宗羲云句股之學其精爲

容圓測圓割圓本九數商功遺術學者不能習西洋人得之改
容圓爲矩度測圓爲八線割圓爲三角中土人讓之爲獨絕關
之爲違天皆不知二五之爲十也若夫書夫人而習之然文字
之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之辨操觚家曉其義者絕
少鄭漁仲謂梵人有無窮之音華人有無窮之字古字多通用
後乃日繁以滋無窮之字非聖人所尙也字愈多而識字者愈
少矣曲禮玉藻載容體之禮立無倚坐無陂聲容靜頭容直色
容厲肅視容清明明者按之以觀人於執玉高卑身容俯仰決
人吉凶而不爽豈非聖人之相法乎後之學者但高談性命空
語道德其于藝事本不能之漫謂不足爲之習之者少其學遂
亡惟其少見是以多怪聞所稱述則以爲虛言無實而不之信
蓋亦未深考焉耳

吳先生鼎

吳鼎字尊彝號易堂金匱人乾隆甲子舉人十五年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累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考降左春坊左贊善遷翰林院侍講休致歸熟精易理三禮著易例舉要二卷倣周易折中卷義例益加推衍上卷多輯先儒之說下卷多出己意凡一百四十八條惟不及互卦卦變二義自序云已詳中爻考卦變考中而二考不載書中又著易象集說九十卷采宋俞琰元龍仁夫吳澄胡一桂明來知德錢一本唐鶴徵高攀龍郝敬何楷十家之說其論辨去取別爲附錄十卷蓋以漢唐舊說略備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儒新說略備於董真卿周易會通惟元明諸解未有專彙一書哀此十家以繼二書之後易堂問目四卷以六經疑義綦多三禮爲甚條舉大端設爲問答論定商推

以示歸宿膺薦時並呈御覽又東莞學案專攻陳建學部通辨
 而作兄鼐字大年乾隆元年楊尙書名時以經學薦會於是年
 成進士授工部主事以父憂歸尋卒著有易象約言二卷洪範
 集注一卷儀禮集說一卷春秋修註四卷三正考二卷朱門授
 受錄十卷未發質疑五卷律呂源流十二卷弟熙乾隆丁巳進
 士官武義知縣亦通經著有律悟一卷律問八卷

參史傳 學案小識 錫

金合 志

梁先生錫璵

梁錫璵字確軒介休人雍正甲辰舉人乾隆十五年舉經學授
 國子監司業與吳鼎同食俸辦事不為定員兩人同召對高宗
 諭曰汝等是大學士九卿公保經學朕用汝等教人是汝等積
 學所致非他途倖進窮經為讀書根本但窮經不徒在口耳須

要躬行實踐汝等自己躬行實踐方能教人躬行實踐又諭所著經學令翰林中書各二十員在武英殿各謄寫一部進呈原書給還稽古之榮時以為罕尋直上書房累遷少詹事大考降左庶子復擢國子監祭酒坐遺失書籍鐫級著易經揆一十四

卷附啟蒙補二卷

參史傳

方先生苞

別為望溪學案

惠先生棟

別見研谿學案

楊先生椿

楊椿字農先武進人父大鶴康熙甲寅進士官至左春坊諭德著有春秋屬辭比事七子皆以文學著農先其第三子也康熙戊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政治典要兼明史及一統志國史三館纂修累擢侍講學士兼修三朝實錄世宗實錄乾隆初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奉使祭告秦蜀還奏途次見聞七事議行豁免河灘地浮糧及
酌給山西佐雜養廉二條尋以原官致仕家居二年特召還修
明鑑綱目書成年已老以二子官京師留就養乾隆十八年卒
年七十有八農先德行巖然經術史才爲時所重久居館局勤
於所事持論特高總裁亦不盡用於有明一代事實弗可匹鄞
縣萬季野所著贍稟長編及一統志稽古錄水經注廣釋古今
類纂毘陵科第牒譜諸書藏於家晚窮諸經著古周易尙書定
本詩經釋辨春秋類考周禮訂疑齊侍郎召南稱其多創解皆
佚不傳惟孟鄰堂文集二十六卷行於世長子述曾乾隆丙辰
舉博學鴻詞壬戌一甲二名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纂修通鑑

輯覽能承其家學

參齊召南撰墓誌
武陽合志

文集

春秋大事表序

昔之言春秋者莫善於義莫不善於例義者宜也例則舞文弄法吏所爲非春秋教也自漢胡毋生著公羊條例廷尉張湯用之以治大獄丞相公孫弘以其義繩臣下江都相董仲舒撰決事比於是公羊家以春秋之義爲獄吏例矣穀梁氏因之左氏後出經生恐不得立於學官仿公穀二家爲書不書之例引孔子君子之言附益之後儒未察謂皆出於邱明杜預集傳中諸例爲釋例十五卷四十部而習春秋者益但知有例不復知有義矣司馬遷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指者胡毋生例也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李燾曰今更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則春秋文脫落蓋甚於他經後人欲於月日名字爵號氏族之間以一二字同異爲聖人之褒貶且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

有斷例豈不謬乎先儒謂公穀深於理而事多謬左氏熟於事而理未明敘事亦多失實夫公穀考事之疏不必言矣至以祭仲出君爲行權衛輒拒父爲尊祖無父無君已甚猶謂深於理乎左氏則見聞之廣紀述之詳後之人讀之尙能發爲至論况其自爲之焉有所見之不明所敘之失實如昔賢所譏者乎隱二年王貳於虢蓋鄭以王爲貳王亦受鄭之言貳欣然交質左氏直書之以著平王之不君鄭莊之不臣耳非以貳爲是也君子曰以下則經生所益之論斷非左氏見理之不明也齊桓侵蔡釁由蔡姬晉文侵曹伐衛起於觀浴之與與塊皆事之不可隱者否則召陵城濮仁義之師非霸者之舉矣不得言左氏敘事之失實也其他苛論不可勝舉余深病之嘗欲采左氏事敘於經文之下而去其書法論斷取公穀之事不同者附焉又思

平桓之際王迹雖衰不可云熄欲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爲王迹表一篇敘霸者之事之盛衰著王迹之熄之漸又欲爲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四表以著春秋世變禮樂征伐所自出庶春秋之義明例自無所用之矣而浮沈史館荏苒未成今老矣得異聞於先生又恰如吾意之所欲出故不辭而爲之序

與明史館纂修吳子瑞書

蒙示明初后妃諸王傳點竄增損甚善知足下用心專而致力勤也第仍前謬誤尙宜討論目今所改有宜復舊者僕方欲再觀之館吏來索云足下待錄甚急因先附牋以聞誠孝張皇后傳正統七年十月后大漸召士奇榮溥士奇言建庶人雖亡當修實錄按正統五年二月楊榮請歸省墓七月還朝卒於杭州道中張后崩榮之卒已三年矣何得與士奇溥並召也建庶人

者建文帝少子文奎天順實錄元年十月釋建文君子孫安置
鳳陽敕曰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累前人卽建文帝明代君
臣未有稱爲建庶人者卽成祖詔敕亦稱建文君未有庶人之
號也恭讓胡皇后傳后善病帝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
號靜慈仙師大臣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不能爭按
胡后之疾託辭耳贊其廢者楊榮順之者蹇義其始再三沮後
以疾辭位之說進者楊士奇也張輔夏原吉則始終不言而
已今傳不詳其事亦不差別其人則胡后之廢後世何由而明
靜慈仙師胡后初崩之諡見正統八年十二月天順七年閏七
月實錄而天順七年之敕尤明今以爲生前賜號非矣晉恭王
傳太子巡歷燕代及晉與桐昆弟飲甚歡浹旬太子行桐送至
河南太子令桐入朝歸藩更以恭愼聞待長史桂彥良等有禮

按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太子巡撫陝西十二月自陝西還未巡燕晉彥良以洪武十一年授晉王右傅十三年改左長史十八年以疾歸二十年十二月卒於家安得二十五年尙在恭王待之有禮也代簡王傳建文時以罪廢爲庶人成祖卽位復爵永樂元年正月還舊封按建文元年燕王移檄天下三年上書於帝歷數帝失皆言罪代王而不言廢爲庶人實錄敘建文時事亦止言代王得罪四年六月己巳燕王卽位七月壬辰遣書召代王亦不言復爵十月辛酉都督陳質以守大同劫制代王次誅永樂元年二月賜桂書曰吾弟縱恣暴戾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蓋桂在建文中與燕王通謀爲陳質所制不得自由或有之其廢則未也若廢之燕王書檄決不爲帝諱矣吾學編憲章錄諸書見成祖書有拘囚困苦之說因云代王

幽於大同夫代王果廢自應如周齊二王置之京師何僅幽於大同耶其爲謬妄明矣竈獻王傳權入燕軍時時爲燕王草檄燕王卽位乞改南土請蘇州杭州皆不許令自擇建寧重慶荆州東昌權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帝大怒權不自安悉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疾臥城樓乞封南昌帝不得已詔卽布政司爲王邸瓴甌規制皆無所更按實錄建文元年十月燕王拔大竈之衆及竈王權回北平四年六月燕王至京遣人迎權建文帝故闔胡伯顏邀之兗州不得達七月庚戌復遣使詔權俟秋涼與宮眷同行則權固未嘗在燕王軍中也八月戊午權遣人請封杭州帝以畿內不許曰往嘗許弟自擇封國吾未嘗忘則權在成祖未卽位前已乞改封且非止乞南土亦未請封蘇州也帝令權自擇建寧重慶荊州東昌卽在此詔中

自是五十五日十月壬子權至京師越五日丙辰與谷王穗同
宴於華蓋殿翼日丁巳命所在有司營權妃張氏葬事又五日
辛酉詔改江西布政司爲寧王府是權之改封乃在京時事蓋
權奉七月庚戌之詔秋涼與妃同行妃道卒權方經理喪事何
暇出飛旗治馳道又何暇往南昌自是至明年正月權在京師
二月己未之國帝親製詩送之更安有預往南昌之事成祖卽
位已嚴馭諸王岷莊王榘在國嗜酒多言出入不謹帝屢賜書
戒之寧王若擅治馳道擅往南昌擅臥城樓要封帝豈不譙讓
而反不得已從其請以封之乎當時諸王中谷王穗功最高賜
賞亦最厚其改封長沙請營宮殿不許令擇衛府廨舍修理居
之亦見於寶錄是永樂初改封諸王瓴甌規製皆無所更不獨
一寧王矣岷莊王傳建文初廢爲庶人流漳州永樂初復王按

檀降爲庶人流漳州燕王書檄中屢以爲言未卽位前實錄亦書之及考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癸卯遣都督袁宇鎮雲南賜檀書曰今遣宇赴雲南整肅兵備鎮撫一方凡事可與計議而行而不言檀自漳反滇亦不言復爵是檀未流并未廢且仍王雲南可知蓋建文中廢爲庶人者惟周齊二王湘王柏自焚諡爲戾而不革其王爵永樂元年正月辛卯以周齊代岷四王同復舊封詔告中外者蓋以愚天下甚建文帝之惡非實事也谷王檀傳檀守金川門燕師渡江檀登城望見成祖麾蓋開門迎成祖按檀之開門以出使燕軍燕王誘之使開耳不然燕王頓軍龍潭五日不進及檀癸亥出使甲子日何以遂下令乙丑入城乎其入城也不至東南朝陽通濟諸門而獨北至江濱之金川非檀出使時成約而何今傳不言出使而但言登城云云是以

成祖之兵爲湯武之師櫛之開門爲禩后玄黃之士女矣豈不
失其實乎漢王高煦傳成祖命高煦同仁宗謁孝陵仁宗恆失
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按水東日記成祖營天
壽山命太子太孫漢趙二王往視過沙河卻輦步行太子恆失
足漢王顧趙王曰前人失腳後人把滑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
把滑哩蓋諺語也歷代史此等語頗多今以天壽山爲孝陵已
誤更改失腳爲蹉跌把滑爲知警欲求文而不成語矣襄憲王
傳英宗北狩時諸王中瞻墻最長且賢眾望頗屬太后命取襄
國金符入宮不果召按瞻墻者誠孝張皇后少子宣德末張后
以英宗幼欲召立之楊士奇楊榮沮而止詳見菽園雜記土木
之變張后崩已久孝恭孫皇后時爲太后瞻墻之嫂也孫后庶
子郕王年已二十有二尙未就封大臣王直胡濙于謙陳循皆

賢之孫后聞土木變三日命郕王監國又十八日命卽位何嘗
舍其子而欲召立其叔乎此皆僕所云尙宜討論者也漢魏後
帝王以孫紹祖以旁支繼大統者其父雖追尊然仍入諸王傳
中惟元睿宗裕宗另爲一傳足下倣之以傳懿文太子將以其
爲天子父故尊之耶則當爲本紀列於太祖下建文帝上可也
而足下不敢若猶是傳也則專傳之與諸王同傳何異懿敬常
妃懿文太子元妃建文帝之生母尊呂妃爲皇太后舊史倣漢
書王夫人丁姬衛姬例俱入后妃傳中今止附書懿文太子之
後面虞王兄弟則另爲標目同於諸帝之子是足下體例未協
僕所云宜復舊者也抑此諸傳中事有不可不增亦有不可不
遽刪者懿文太子在時燕王覬覦儲位晉恭王與太子相睦燕
王媒孽恭王涼國公藍玉太孫外親也燕王以讒構誣之此皆

太宗實錄中奉旨所書雖其辭隱其旨微而其實有不能全諱者宜參考稗史以酌書之宣德四年寧獻王請赦高煦天順元年襄憲王請毀壽陵皆實錄所載似亦不可不書成祖爲逆高煦實佐其謀建文帝遂崩於火舊史高煦傳末宣宗往視高煦高煦伸足句帝仆地帝命積火炭於銅缸覆之火熾銅鎔高煦及諸子皆死蓋當在寧王請赦之後舊史存之以著宣宗酷虐且見天道好還爲後世叛逆者戒耳而足下刪之殆非大易餘慶餘殃春秋懼亂臣賊子意也僕才識短淺未能佐足下一二姑述見聞惟足下擇之謹白

楊先生方達

楊方達字符倉武進人雍正甲辰舉人閉戶著書絕干謁鄉里重之舉經學不應卒年七十九著周易輯說存正十二卷附易

說通旨略一卷分經二篇傳十篇一依本義之舊大旨多主本義惟卦變之說主程而不主朱其體例以爲必使正義先明而後以旁義參之賓主秩然則條理可得故凡言變互者皆列之圈外使不與正義相混又以爻位之正不正有應無應乃卦中之大義彖辭爻辭皆從此推出故每卦卦畫之下卽爲注明末附通旨略雜引先儒象象爻位之說閒亦參以己見蓋倣王弼略例而爲之也又易學圖說會通八卷續聞一卷先天之學不離於陳邵又尙書約旨六卷通旨略二卷春秋義補註二卷正蒙集說十二卷

參武陽合志
學案小識

蔣先生汾功

蔣汾功字東委武進人雍正癸卯進士湖北卽用知縣乞養歸改官松江府教授課士有法多所成就爲文原本經術於孟子

致力尤深著孟子四編九卷讀孟居文集六卷

參武陽合志
楊椿撰墓志

楊先生繩武

楊繩武字文叔長洲人康熙癸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以父艱

歸遂不出討論經義折中同異主講江寧杭州書院甄拔多知

名台州齊侍郎召南其一也著有古柏軒集

參蘇州府志

華先生希閔

華希閔字豫原無錫人康熙庚子舉人官涇縣教諭舉博學鴻

詞不赴篤嗜儒先書勤於著述著有性理註釋易書詩春秋集

說中庸剩語論語講義通鑑地理今釋延綠閣集

參錫金合志

案震滄撰陳亦韓經咫序云海內留心經學余相識不過

數人歷數亦韓及方望溪楊農先蔣東委楊文叔楊符倉

惠定宇蓋皆嘗共討論者春秋大事表有華豫原序文自

稱老友並附列之

亦韓弟子

顧先生鎮

顧鎮字佩九號古湫又號虞東昭文人乾隆十五年薦舉經學後成甲戌進士授國子監助教遷宗人府主事年老乞休先後主金臺游文白鹿鍾山諸書院善教士卒年七十三初師事陳先生亦韓研經有心得本師說而恢張之著虞東說詩十二卷其詩說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考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構釁不解者四五百年乃作是書以調停兩家之說紀文達亟稱之四庫經部詩類所採以是書為殿用破門戶之見云又著有三禮劄記

參史傳 四庫全書 提要 袁枚撰墓誌

清儒學案卷五十六終

清儒學案卷五十七

天津徐世昌

靜庵學案

靜庵求周徑密率自定捷法出杜德美三術之上是能以
因爲創疇人之傑也述靜庵學案

明安先生安圖

明安圖字靜庵蒙古正白旗人諸生治天算入欽天監爲天文
生順治初用湯若望治麻及康熙初楊光先諍之湯若望坐罷
聖祖親政復用南懷仁治麻是時中西兩家訐短祿長斷斷相
爭持聖祖以躬所未習不能爲折衷乃壹意治天算深通諸術
疇人子弟每親爲訓迪先生得聞緒論所詣益進乾隆中厯官
至監正割圓肇自九章舊法弧背求矢相傳已久自西法入中

土設六宗三要諸術爲割圓八綫起算法始大備六宗者圓內
容三邊四邊五邊六邊十邊十五邊是也三要者以正弦求餘
弦以本弧正餘弦求倍弧半弧正餘弦是也復推廣之用益實
歸除及益實兼減實歸除增求圓內容十四邊十八邊與三分
之一通弦於是最小者爲五分之弦其自一分至四分之弦則
中比例求之特取數紆回不能隨度以求弦矢故非表無以濟
算及杜德美用連比例演周徑密及弧背求正弦正矢不須開
方祇立乘除之數號稱捷法特未言立法之根先生積思三十
餘年著割圓密率捷法四卷一曰步法於杜德美三法外補弧
背求通弦通矢弦矢求弧背通弦矢求弧背六法合爲九法又
增創餘弧求弦矢餘弦矢求本弧及借弧與正餘弦互求諸術
二曰用法以角度求八綫及直綫弧綫三角形邊角相求凡設

七題謂今之法所以密於古者以其能用三角形也然三角形非八綫表不能相求用此法以之立表則甚易以之推三角形則不用表而得數與用表者同又爲圖解皆闡明弦矢與弧背相求之根未成病且革以授季子使與門弟子足成之書成未刻道光閒戴金谿以授羅茗香茗香與其友岑紹周排比較刻行於世

參續疇人傳 陳際新割圓密率捷法序 岑建功割圓密率捷法序 羅士琳割圓密率捷法跋

割圓密率捷法

步法

圓徑求周

法置通徑三因之爲第一條次置第一條四除之又二除之又三除之

或三數連乘得二十四爲法除之亦可後仿此

得數爲第二條次置第二條九

因之四除之又四除之又五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次置第三條

二十五乘之四除之又六除之又七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次置
第四條四十九乘之四除之又八除之又九除之得數爲第五
條次置第五條八十一乘之四除之又十除之又十一除之得
數爲第六條次置第六條一百二十一乘之四除之又十二除
之又十三除之得數爲第七條次置第七條一百六十九乘之
四除之又十四除之又十五除之得數爲第八條次置第八條
二百二十五乘之四除之又十六除之又十七除之得數爲第
九條次置第九條二百八十九乘之四除之又十八除之又十
九除之得數爲第十條次置第十條以三百六十一乘之四除
之又二十除之又二十一除之得數爲第十一條併十一條之
數得總數卽圓周

按此卽後通弦求弧背法也三因通徑卽圓內容六等邊之

周數也圓內容六等邊每邊與半徑等故省比例乘除之數
其四除各次所通用也初次加二除三除二次加四除五除
皆依次遞加一數以為法也初次用九乘二次用二十五乘
皆依次遞加二數自乘以為法也三自乘為九三加二得五
五自乘為二十五下仿此
此以通徑數至億者為例故遞求至十一條遇通徑數小者
次數可省若依各數遞加為法求至無窮皆能得其密數也

弧背求正弦

法以弧背本數為第一條次以半徑為連比例第一率弧背為
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例第三率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
一率除之得第四率數二除之又三除之得數為第二條應減
另書之次置第二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六率數四除
之又五除之得數為第三條應加書於第一條之下次置第三

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八率數六除之又七除之得數
為第四條應減書於第二條之下第一條第三條相併第二條
第四條相併兩總數相減得數即正弦

取按此以連比例遞求四六八率以加減二率也四率用二除
三除六率用四除五除皆依次遞加一數以為法也四率為
減六率為加八率又為減相間以為消息也數小者尚可省
數大者依次求之

弧背求正矢

法以半徑為連比例第一率弧背為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
例第三率二除之得數為第一條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一
率除之得第五率數三除之又四除之得數為第二條應減月
書之次置第二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七率數五除之

又六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應加書於第一條之下次置第三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九率數七除之又八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應減書於第二條之下第一條第三條相併第二條第四條相併兩總數相減得數卽正矢

按此以連比例遞求五七九率以加減三率也三率用二除五率用三除四除亦依次遞加一數以爲法也加減亦相間爲消息也其法大概與求正弦同

弧背求通弦

法以弧背本數爲第一條次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弧背爲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例第三率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四率數四除之又二除之又三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應減月書之次置第二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六

率數四除之又四除之又五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應加書於第一條之下次置第三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八率數四除之又六除之又七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應減書於第二條之下第一條第三條相併第二條第四條相併兩總數相減得數卽通弦

按此法與求正弦法同但通加一四除耳若四除第三率爲常用之數則每次之四除可省通弦求弧背同此

弧背求矢

法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弧背爲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例第三率四除之又二除之得數爲第一條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五率數四除之又三除之又四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應減書之次置第二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

得第七率數四除之又五除之又六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應加書於第一條之下次置第三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九率數四除之又七除之又八除之得第四條應減書於第二條之下第一條第三條相併第二條第四條相併兩總數相減得數卽矢

按此法與弧背求正矢同但通加一四除耳若四除第三率爲常用之數則每次之四除可省矢求弧背亦同

通弦求弧背

法以通弦本數爲第一條次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通弦爲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例第三率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四率數四除之又二除之又三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次置第二條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六率

數四除之又四除之又五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次置第三條二
十五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八率數四除之又六
除之又七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次置第四條四十九乘之又以
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率數四除之又八除之又九除之
得數爲第五條次置第五條八十一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
除之得第十二率數四除之又十除之又十一除之得數爲第
六條次置第六條一百二十一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
得第十四率數四除之又十二除之又十三除之得數爲第七
條次置第七條一百六十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
第十六率數四除之又十四除之又十五除之得數爲第八條
併諸條得總數卽弧背

按此卽前圓徑求周所用之法也若二率與一率等則比例

可省諸法不論求弧綫求直綫但視第幾條得數首位已在單位下便可住若首位尙在單位前者須依次再推方密

正弦求弧背

法以正弦本數爲第一條次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正弦爲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例第三率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四率數二除之又三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次置第二條九因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六率數四除之又五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次置第三條二十五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八率數六除之又七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次置第四條四十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率數八除之又九除之得數爲第五條次置第五條八十一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二率數十除之又十一除之

得數爲第六條次置第六條一百二十一乘之又以三率乘之
一率除之得第十四率數十二除之又十三除之得數爲第七
條次置第七條一百六十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
第十六率數十四除之又十五除之得數爲第八條併諸條得
總數卽弧背

按此法與通弦求弧背法同但通省一四除耳

正矢求弧背

法倍正矢爲第一條次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倍正矢爲連
比例第三率三率自乘一率除之得第五率數三除之又四除
之得數爲第二條次置第二條四因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
之得第七率數五除之又六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次置第三條
九因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九率數七除之又八除

之得數爲第四條次置第四條十六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
除之得第十一率數九除之又十除之得數爲第五條次置第
五條二十五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三率數十
一除之又十二除之得數爲第六條次置第六條三十六乘之
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五率數十三除之又十四除
之得數爲第七條次置第七條四十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
率除之得第十七率數十五除之又十六除之得數爲第八條
併諸條得總數又爲連比例第三率與連比例第一率半徑相
乘開平方得連比例第二率卽弧背

按此法與通弦正弦求弧背之理同惟多一開平方耳除法
始於三四乘法遞加一數以自乘用數小異焉

去置矢求弧背

法置矢八乘之

即四乘又二乘

得數為第一條次以半徑為連比例第

一率第一條為連比例第三率三率自乘一率除之得第五率

數四除之又三除之又四除之得數為第二條次置第二條四

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七率數四除之又五除之

又六除之得數為第三條次置第三條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

一率除之得第九率數四除之又七除之又八除之得數為第

四條次置第四條十六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

一率數四除之又九除之又十除之得數為第五條次置第五

條二十五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三率數四除

之又十一除之又十二除之得數為第六條次置第六條三十

六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五率數四除之又十

三除之又十四除之得數為第七條次置第七條四十九乘之

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七率數四除之又十五除之
又十六除之得數爲第八條件諸條得總數又爲連比例第三
率與連比例第一率半徑相乘開平方得連比例第二率卽弧
背

按此法與正矢求弧背同但第一條加一四因餘加一四除
耳以上九法皆至精至密任有圓綫求直綫有直綫求圓綫
雖推至無窮靡不合也但遇設數大者推算次數較多故增
後法

餘弧求正弦正矢

視所設之弧過四十五度者與象限弧相減得餘弧次用餘弧
按弧背求正矢正弦法求得餘弧正矢爲本弧餘矢與半徑相
減卽得本弧正弦求得餘弧正弦爲本弧餘弦與半徑相減卽

得本弧正矢

餘矢餘弦求本弧

視所設正弦正矢數大於四十五度者與半徑相減得餘矢餘弦次用餘矢餘弦按正矢正弦求弧背法求得弧背為餘弧與象限弧相減即得本弧

以上二法施之弧背求正弦正矢已為省便施之正矢正弦求弧背尚有不能省便者故又設後法

借弧求正弦餘弦

餘弦即半徑正矢之較三角形用正矢甚少故借弧求餘弦

視設弧過三十度至六十度內者借四十五度之弧背與所設弧背相減得較弧背按前法求得較弧之正弦正矢次以半徑

為一率借弧之弦綫

正弦餘弦數同

為二率較弧之正弦正矢相加減

設弧小於借弧求正弦則加求餘弦則減設弧大於借弧求正弦則減求餘弦則加

為三率求得四率為

弦較與借弧弦綫相加減設弧小於借弧求正弦則減求餘弦則加設弧大於借弧求正弦則加求
餘弦則減得數爲設弧正弦餘弦

借正弦餘弦求弧背

有正弦求弧背視正弦在十分半徑之三之內者用本法求之

過十分半徑之九者用餘矢求本弧法求之若過十分半徑之

三至十分半徑之六者借三十度之正弦餘弦用之若過十分

半徑之六至十分半徑之八者借四十五度之正弦餘弦用之

若過十分半徑之八至十分半徑之九者借六十度之正弦餘

弦用之法先求得本弧餘弦然後以本弧正弦與借弧正弦相

減得正弦較爲股以本弧餘弦與借弧餘弦相減得餘弦較爲

句求得弦爲較弧通弦次接前通弦求弧背法求得弧背爲較

弧與借弧相加減本弧正弦大於借弧正弦爲加小於借弧正弦爲減即得本弧有餘弦

求弧背以餘弦爲餘弧正弦如前求得弧背爲本弧之餘弦與象限弧相減卽得本弧

附錄

岑紹周曰曩讀梅文穆公赤水遺珍載杜德美有不須開方祇

立乘除之數求周徑密率及正弦正矢捷法特未詳立法之根

學者恆苦莫抉其旨監正明靜庵先生暨其弟子陳舜五先生

因杜氏三術推廣引伸更補成弦矢求弧六術使環轉相生術

無賸義詳加圖解著爲是書於割圓之理推闡無遺尤可舍表

徑求八綫朱小梁觀察曾據術求得四十位周徑率爲徑一周

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

三一八六三六七四七二二七九五一四小餘七一與割圓本

五一九

法所求者合蓋推其原先設十百千萬諸分弧如本法乘除之

以求合於弦之二十四分八十分百六十八分矢之十二分三十分五十六分諸數俾弧矢奇耦率可互通向之莫抉其旨者一旦豁然誠術之至精且捷者也

岑建功割圓密率捷法序

羅茗香曰杜泰西三法無一語道及立法之原今觀靜庵之法與解始知杜氏法原蓋用連比例術以半徑爲一率設弧共分爲二率二率自乘一率除之得三率以二率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由是推之循序而進雖至億萬率胥如是也西法之妙莫捷於對數以其用加減代乘除而對數之用莫便於八綫以八綫之積數過多運算匪易用對數則一加一減卽得弧度不復更用乘除又考對數之由來亦起於連比例安知當日立八綫表時不用此法推算耶所謂六宗三要累求句股者殆飾詞耳靜庵作是解其始本欲發其自得之義相與抗衡其子

又克繼父志方之古人堪與祖冲之父子媲美祖氏以綴術求

割圓密率今靜庵以連比例求密率捷法綴術雖不傳而連比

例之屢乘屢除繹其名義似有近乎綴術之道即謂之明氏新

法也可續疇人傳論

靜庵家學

明先生新

明新字景臻靜庵先生季子習父業充食俸生靜庵先生垂歿

以所著捷法授之先生遵父命與門下士共續成之參續疇人傳

靜庵弟子

陳先生際新

陳際新字舜五宛平人祖籍福建諸生官靈臺郎為靜庵先生

高第靜庵先生將卒以割圓密率捷法書未竟命先生續成之

先生尋緒推究質以平日所聞面校之言補述圖解至乾隆二

十九年始克成書

參續疇人傳

弧矢弦相求圖解

凡解有因法而得者有不因法而得者因法而得者法如是解如是止也不因法而得者法如是解不止於如是也不因法而得何以有是解乎蓋其初非爲法解也亦欲自立一法與前法並行及深思而得之乃與作者脗合遂以爲是法之解故法如是而解之曲暢旁通不止於如是也先生初聞杜泰西圓徑求周弧背求弦矢之法知其義深藏而不可不求甚解欲自立一法以觀其同異因思古法有二分弧法西法又有三分弧法則遞分之亦必有法也由是思之遂得五分弧及七分弧次列三分弧五分弧七分弧三數觀之見其數可依次加減而得遂加

減至九十九分弧然其分數皆奇數也又思之遂得二分弧依前法遞推至四分弧六分弧加減至百分弧則偶數亦備矣然猶分而不能合也又思之奇偶可合矣然逐層求之數多則繁若累至千萬分猶未易也又思之其數可超位而得則以二分弧五分弧求得十分弧以十分弧求得百分弧以十分弧百分弧求得千分弧以十分弧千分弧求得萬分弧既得百分弧千分弧萬分弧三數然後比例相較而弧矢弦相求之密率捷法於是乎成及其成也與杜泰西之法無異遂以是爲解焉豈非不因法而得者乎計其次第相求以至成書約三十餘年今觀其解初若與本法絕不相侔及循序而進而其法之必由乎此又有確然無可疑者至於設一術取一數反覆求之諸法皆立而其用未盡所謂法如是解不止於如是也際新親承指授且

不敢違遺命輯其解並述其意云

張先生肱

張肱字良亭寶應人諸生入欽天監官夏官正遷戶部主事與

陳舜五齊名同受業於靜庵先生又同續割圓密率捷法相與

討論推步較錄舜五極為稱道推許其裔世業疇人引而勿替

參續疇人傳

靜庵交游

何先生國宗

何國宗字翰如大興人何氏世習天文先生以算學受知聖祖

與梅文穆同值蒙養齋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禮部

尙書康熙中預修厯象考成數理精蘊諸書並測繪輿圖雍正

八年敕監正西洋人戴進賢修日躔月離二表附考成後而推

算之法未備乾隆二年以尙書顧琮奏增修表解圖說以文穆
爲總裁先生副之書成命曰厯象考成後編二十年又命出塞
徧歷邊陲測定北極出地高度暨東西偏度列入時憲書復命
測繪輿圖先生最老壽錢竹汀入翰林聞其明算先往過之叩
以步算諸術言之平易詳盡若惟恐人不知者竹汀歎服以爲

猶有梅勿庵遺風云

參疇
人傳

博先生啟

博啟字繪亭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中官欽天監監副嘗論句股
和較諸術前人言之綦詳獨句股形中所容方邊圓徑垂綫三
事缺而未備乃爲立法六十則其書久佚今所傳者惟有方邊
及垂綫求句股弦一題法用平行綫剖容方冪爲四小句股形
借垂綫爲小句股和借方邊爲小弦求小句小股以小股與垂

綫比若方邊與句比以小句與垂綫比若方邊與股比以小股
與股比若方邊與弦比道光初監正方履亨以語羅茗香茗香

以天元一術補其佚

參疇
人傳

其之於天倫也... 所謂天倫者... 父子兄弟夫婦...

為慈親先生則孝之通也... 曰然則孝之於人... 猶天之有日月也...

得志是歸則正北極也... 德而後與東西俱成... 則人時宜其復也...

與清真儒先生最老... 錢竹汀大翰林則其明... 先生往還之則...

其於其諸所與之... 不易其意者惟... 心人不知者竹汀... 敢服以爲...

其於其知所與之... 人則其意者惟... 心人不知者竹汀... 敢服以爲...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博學之說...

清儒學案卷五十七終

清儒學案卷五十八

天津徐世昌

慎修學案上

婺源江氏與元和惠氏同時並起其後治漢學者皆奉爲
先河婺源之學一傳而爲休寧再傳而爲金壇高郵其學
派傳衍比於惠氏爲尤光大矣述慎修學案

江先生永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歲貢生數十年榷戶授徒爲人和易處鄉
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一至江西一游京師已歸家
居而朝廷求經術之儒有欲進其所爲書且舉之者則以頽老
辭先生爲學長於比勘明於步算鐘律聲韻而於三禮尤深以
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纂續

猶多闕漏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經綱目凡數易彙而後定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謂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弗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宣城梅氏之言見歧未定也其論黃鍾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

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于古者黃鍾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易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可以正淮南天文訓漢書律厯志之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于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眞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韻畫然俟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

之隅渝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魚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斂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有皆拘于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真脂同以質爲入文微同以物爲入寒桓歌戈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憾也所著書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

四庫總目及通行刻本並作禮書綱目自

序亦然諸家所撰傳狀並作禮經當據初名

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學海堂經解採說經者古

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日羣經補義凡五卷

七政衍一卷金水二星發微一卷冬至權度一卷恆氣注厯辨

一卷歲實消長辨一卷厯學補論一卷中西合法擬草一卷近

思錄集注十四卷乾隆二十七年卒年八十有二參戴震撰事略狀王昶

撰墓志銘 錢大昕撰 傳 江藩漢學師承記

禮書綱目自序

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者惟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為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之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於他

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管子荀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賓軍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尙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篇綱以統目首尾循貫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之類已不可多覩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紀載互殊學者末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

案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燦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修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眾手節目闕疏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閒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蓋哀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彙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九

篇十 曰賓禮十篇 曰凶禮十七篇 曰吉禮十五篇 皆因儀禮所
二卷 曰軍禮五篇 曰通禮二十八篇 曰曲禮六篇 皆

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 曰通禮二十八篇 曰曲禮六篇 皆

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六篇 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

並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

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橐而書成姑

繕寫本文及舊注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

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

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何敢與知顧敢

以其譎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

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之是編考

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夫

禮記訓義擇言

檀弓上

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案嫂叔無服唐太宗始采魏徵等議兄弟之妻及夫之兄弟皆制服小功後儒議論紛然或是古或是今或兩是之或酌古今之閒而云當服心喪其說詳高安朱氏儀禮節略難以一言斷也程子云嫂叔所以無服只爲無屬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可無服者後聖有作須是制服朱子云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有鞠養恩義心自住不得如何無服眾言淆亂折衷於程朱可也又案儀禮喪服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謂外親兄弟也故賈疏以爲當是夫之從母之類近世言禮者引此條謂此古者嫂叔有服之明證所謂沒其文於經補其說於

記然則夫之兄弟降一等服大功乎誤矣朱氏謂此乃後人杜撰勉齋經傳刪之者是亦未然黃氏喪禮以其無經可附也遂偶遺之非故刪之也愚編禮經綱目以此條附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之下從賈疏也因論嫂叔無服附及之

檀弓下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鄭注期而神之人情程子云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

則三年都無事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宮則哭於何所張子云古者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云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呂氏云禮之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於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朱子答陸子壽書云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

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論考證雖詳其大概以爲旣吉則不可復凶旣神事之則不可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朱氏云祔之論不一祔己反於寢練而後遷鄭氏說也祔藏於廟祭則卽祭之呂氏說也大祥祔而遷伊川橫渠之論也練而後祔者殷道夫子之所善也朱子從禮疏祔於卒哭準程張遷於大祥折衷具有深意而後儒乃以兩祔爲疑要知祔而遷者主高曾之祀之宗子也烝嘗再期不舉死者能無恫然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而祭之也至喪事卽遠謂不以柩反也若謂主出不得反何以魂魄旣出待反虞而埋耶又云旣以明日之祔爲不忍一日無歸則殷之練而祔忍矣孔子何以善之此別記一說亦疑其非而未能決也周人卒哭之祔蓋祔己反於寢殷人練而祔祔而遷於廟禮家合而較之誤矣孔子善殷非實事

案呂氏謂祔祭卽以其主祔藏於祖廟非也假令祔後之主已在祖廟則遷廟時主不出廟考大戴禮諸侯遷廟奉衣服

由廟而遷於新廟此廟實爲殯宮則先儒謂祔後主反於殯宮者信矣其不言奉主而言奉衣服者鄭氏謂毀易祖考人神之所不忍是也程子張子考之不詳謂祔卽是遷故謂祔當於三年不知祔與遷自是兩事也祔後殯宮有主遷廟篇固可證矣而程子所謂若無主於殯宮則朝夕哭於何所張子所謂日祭朝夕之饋如親之存亦可見至遷廟先儒有二說朱子斷從三年之說爲合於人情愚又以遷廟篇證之亦當是除喪之後其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非除喪豈可元服乎事畢後安神之辭云擇日而祭焉此卽所謂吉祭使練而遷廟則練與大祥之間豈可行吉祭乎左氏傳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此亦可見練祥禫之祭皆特祀於主而主不在廟也穀梁傳

所謂於練焉壞廟者易檐改塗以示他日將遷於此而遷不於練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謂柩不反非謂主不反則朱子論之當矣其謂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祭之恐未必然祔祭惟祔於同昭穆之祖非同昭穆者不祭則禮意蓋欲使親死者祔於同班之祖而非爲祀典之缺也又案殷人殯於祖其在太祖廟乎抑在昭穆同班之廟乎其詳不可考矣以意推之殷練而祔亦是行祔祖之祭若遷廟當在除喪之後也周人殯於寢旣葬主猶在寢故卒哭卽行祔祭使其神有所歸殷人殯於廟不患其所無歸是以練而始祔祭也祔以主祔於祖爲以神道事之以人情而言期而神之者人之情故孔子善殷殷周異制其原自殯於祖殯於寢已不同殷練而祔與上文不忍一日末有所歸自不相

妨朱氏乃疑記者別記一說謂孔子善殷非實事過矣

大傳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

曰從服

鄭注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伯叔母子婦屬也
案麟也此本所釋昭繼有母謝母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

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孔
疏云出入若女子子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出繼為人後者
也

案此經前五術當從注疏說親親謂父母妻子孫伯叔昆弟

凡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者皆在其中尊尊謂臣民為君又若

以尊而厭降或同尊而不降名謂伯母叔母及子婦出入謂

女子子在室出嫁及為人後者長幼謂成人與三殤蓋此經

通言服術故須該制服之義而吳氏泥於上文謂親親為子

孫尊尊為祖父名與出入為男女長幼為昆弟以下治子孫

者居第一非次也尊尊不謂君臣出入不兼為人後長幼不謂三殤則制服之義不全何足以盡服術乎吳氏固守其說謂注疏以尊尊爲君服失此篇專言治親制服之正義此吳氏之蔽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

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朱氏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若君無同母弟使庶長弟與諸庶弟爲

宗至其子則各自爲宗故有小宗而無大宗然所貴乎收族者大宗也周公爲文王別子魯公爲繼別之宗凡蔣邢茅宗之管蔡邾霍亦宗之邢晉應韓亦宗之至春秋戰國周女嫁於諸侯猶魯爲之主滕定公之喪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是魯之所係於周公非淺鮮矣假如武王無同母弟周公亦庶子是周無大宗矣孰與主王姬之嫁而爲同姓諸侯取則乎且所以不令爲大宗者爲其爲庶子也假如大宗子無適子庶子將不繼爲大宗乎又使君無適子將不以庶子爲君乎君之庶可爲君大宗之庶可繼爲大宗而謂別子非適遂不可爲大宗乎喪服傳云如何而可爲之後同

宗則可爲之後謂士大夫家始祖不可無祀故大宗不可絕而爲之後也若無大宗則士大夫之始祖不其餒乎或曰此言繼世之君之公子所謂一君一大宗者如莊公之弟慶父與叔牙季友爲宗非若魯爲周同姓大宗也孔疏亦云如繼別之大宗非正大宗也吳文正錯看注疏乃云兄弟不相宗至其子乃爲宗果爾則繼禰之宗又謂之何惟一君一大宗故無適卽不立大宗以有先君之大宗故也此說近是然一君一大宗則是吾宗之外又有宗矣未聞武穆成昭舍魯而別有大宗也

案朱氏之說固辨矣考之經傳似未合此記所謂宗者皆以士大夫之家言之不謂諸侯亦有宗也成王封周公於魯留相周公使伯禽就國周公實魯國之君不可謂之別子魯公旣爲君則亦非繼別之宗滕謂魯爲宗國以其同出文王假士大夫之宗法言之未必諸姬皆以魯爲大宗而自爲小宗也使諸姬皆爲小宗則始封之君亦將五世而遷乎謂凡蔣邢茅宗魯猶可也謂管蔡邲霍亦宗之邲晉應韓亦宗之管

叔爲周公之兄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安得皆宗魯乎春秋時
王姬歸于齊使魯主昏蓋魯近齊故也非謂周女下嫁皆以
魯爲主也喪服大宗子死族人爲之齊衰三月如魯果爲大
宗則魯君薨諸姬皆服齊衰三月乎故宗法不可施於諸侯
魯非大宗之比也又謂士大夫家始祖不可無祀若無大宗
則士大夫之始祖不其餒乎此亦未然大宗所以統領族人
非止存始祖之祀也古者士大夫廟有定制大夫得立三廟
始爲大夫如季友者固當爲太祖矣若別子是士自他國來
爲始祖其子孫雖爲大宗豈能越二廟一廟之制世世祀之
爲始祖乎後世始祖立祠禮以義起古禮未有此也又謂莊
公之弟慶父與叔牙季友爲宗亦恐考之未詳慶父者莊公
之庶兄非弟也季友者莊公同母弟以正法言之庶當宗嫡

慶父叔牙皆當宗季友豈有庶反爲嫡宗者乎 又案此一

節則公子之爲大宗者必是適其小宗者必是庶也然有大宗而無小宗與無宗亦莫之宗亦謂公子生存則然耳傳之子孫卽無小宗者亦必有小宗矣無宗而莫之宗者如此公子是適則後世以爲大宗之祖如是庶則後世以爲小宗之祖矣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其後世世無大宗亦不以他族之大宗爲宗朱氏則因滕謂魯爲宗國一語多生枝節耳

深衣考誤

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 孔氏正義曰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永案深衣之義鄭注孔疏皆得之獨其裳衽之制裁布之法

與續衽鉤邊之文鄭氏本不誤而疏家皇氏熊氏孔氏皆不能細繹鄭說遂失其制度後儒承譌襲舛或以臆爲之考辯愈詳而誤愈甚其失自玉藻疏始今爲考訂如左

玉藻曰深衣三袂縫齊倍要

縫音逢齊音吝要一遙反

鄭氏曰三袂者謂要中之數也袂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紵也紵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

疏曰袂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又曰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闕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

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
永案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
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
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後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
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
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旣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
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
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
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
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
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疏家不
得其說妄謂六幅皆用交解狹頭去邊縫廣六寸闊頭去邊

縫廣一尺二寸於是裳之前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奇袞
不正之縫可謂服之不衷曾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下文袞
當旁疏及續袞鉤邊諸說之紛拏皆由六幅皆交解之說誤
之耳

袞當旁

鄭氏曰袞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袞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
以小要取名焉袞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
上下相變

永案袞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袞
惟當旁而斜殺者名袞故經云袞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
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袞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
明其惟在裳旁而名袞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交裂者以

布二幅交解爲四幅狹頭二寸去邊縫成角寬頭二尺去邊縫一尺八寸也又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卽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棺上合縫之木亦名爲衽也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注云衽小要也蓋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蓋合縫之際上半則殺而下半則殺而上似衣衽之上殺下殺以掩裳際是以有衽之名此借衣衽名小要故鄭連及之也云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卽此

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惟左旁爲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見深衣篇鄭亦略言之耳此經與鄭注甚明又以他文證之間喪云扱上衽謂裳之兩角插於帶間也論語云左衽謂夷俗衽掩於左其縫合者在右也皆衽當旁之證也而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

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

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爲之按裳幅不皆交裂孔氏誤謂十二幅皆交裂是未釋所字之意云

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非

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按朝祭服

亦如喪服之制皇氏不及朝祭服非也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

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

旁皆有此衽按小要者棺上合縫之木也皇說誤熊氏大意與皇氏同或殺而

下謂朝祭之服耳

按熊氏又不及喪服亦非也合皇熊二說乃備

云衽屬衣則垂而

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

按此說是

云屬裳則縫之以合

前後者謂深衣之衽云上下相變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

垂而上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

按此皆得之

今刪定深

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為衽何以知之深衣

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

按喪服篇明言衽二尺有五寸孔氏

乃謂深衣獨得衽名何耶殺下殺上明是與他服相對孔氏

乃謂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衣下屬

幅何以謂之殺耶且下文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豈得謂是深衣之衽耶刪定之說大失鄭注之意

鄭注深衣

按鉤邊別是一物此經未及深衣疏一旁有曲裾此

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

云宜兩邊有與彼疏亦自相抵牾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業

深衣云續衽鉤邊

鄭氏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

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

永按續衽謂裳之左旁縫合其衽也鉤邊謂裳之右旁別用一幅布斜裁之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也漢時謂之曲裾蓋裳後爲裾綴於裾曲而前故名曲裾也所以必用鉤邊者裳之右畔前後衽不合若無鉤邊則行步之際露其後衽之裏有鉤邊而後可以掩裳際也鄭氏特引孝經援神契烏喙必鉤之鉤讀如之明其爲鉤曲之義使非別綴一幅曲而前不得謂之鉤也裳十二幅象十二月又有鉤邊其以象閭歟鄭氏不言左續衽右鉤邊者衣裳自左掩右左可連右不可連其事易明故不必言左右也續衽鉤邊之義鄭注分明疏家汨之後儒之說并鉤邊失之詳見後

疏曰衽爲深衣之裳以下闕上狹謂之爲衽

按裳幅不皆下闕上狹說已見

前接續此衽而鈎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

也按此說似合續衽鈎邊而一之若兩旁皆續衽而鈎邊者其說誤矣又曰衽當旁者凡深衣

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按此說甚誤前已辨之皆似小要

之衽按小要上半殺而下半殺而上須合他衽之殺而下者方似小要是前後左右皆有衽

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

旁也按裳幅當前後者不名衽安得有餘衽經明言衽當旁安得謂前後左右皆有衽云屬連之不

殊裳前後也若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

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

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按一旁連之相著謂在左者也一旁有曲裾掩之謂

在右者也此二句分明最為得之然又云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恐非鄭注之意續衽鈎邊鄭氏分別言

之右邊曲裾掩裳際不可謂屬連之也云若今曲裾也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

裾故以續衽鈎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

所爲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

按孔氏玉藻疏謂曲裾兩邊宜

有似唐時朝服有兩曲裾然以經文釋之一邊既續衽則曲裾惟宜施於右耳

家禮深衣制度云衣全四幅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注云用布二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爲四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其下過脇而屬於裳處約圍七尺二寸每幅屬

裳三幅

永按深衣之領自左而掩於右前襟亦自左掩右右襟有表有裏則前後當有五幅如後世之袍制而家禮謂衣前後四幅如今之直領衫恐誤矣家禮深衣圖亦是兩襟相掩既相掩則領不直而衣不止四幅豈朱子未定之說乎又云每幅屬裳三幅亦沿舊說之誤前後四幅每幅屬裳二幅而衽之四幅在兩旁衽之上頭但有角屬於衣前襟之裏一幅則有

曲裾屬之耳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一注云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丈四尺四寸四永按孔氏誤釋玉藻裳幅皆交解家禮遂承其誤當以玉藻衽當旁鄭注爲正又按深衣篇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鄭注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此注亦略言裳以六幅分爲十二幅下齊廣於要中耳其爲上下之殺者在當旁之衽非謂十二幅皆殺也

又云方領

注云兩襟相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永按深衣云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
小兒衣領孔疏云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方領似今擁咽
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司馬溫公引後漢馬援傳
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謂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方
正又引後漢儒林傳服方領注方領直領也左傳衣有袷注
袷領會也曲禮注袷交領也謂領之交會處自方卽謂袷疑
更無他物朱子此說蓋從溫公後說也鄭氏謂如今小兒衣
領豈漢時小兒衣領亦但曲之而自方非如孔氏擁咽之說
乎但領旣交會則不直而在右之前襟必有表裏前謂布四
幅不知何以制之也

曲裾

注云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廣頭向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五
上布邊向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
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末爲鳥喙向內綴於裳之右旁禮
記深衣續衽鉤邊鄭注鉤邊若今曲裾

永按曲裾別用一幅布裁之綴於裳之右旁是已然謂交解
裁之廣頭向上左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則似朝服祭服喪
服之衽非鉤邊之制也鄭注讀如鳥喙必鉤之鉤此引孝經
緯文明鉤字之義非謂末爲鳥喙也此條朱子後自有說

蔡氏淵曰司馬所載方領與續衽鉤邊之制引證雖詳而不
得古意先生病之嘗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得其說謂
方領者只是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謂續衽鉤邊者只是
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非有別布一
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方領之說先生已修之家禮矣

而續衽鉤邊則未及修也

永按續衽鉤邊朱子前後有三說謂別布一幅裁之如鉤綴於裳之右旁此家禮之說也謂左邊既合縫了再覆縫以合縫者爲續衽覆縫爲鉤邊此衣圖之說也謂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此蔡氏所聞之說也三說似皆未確其源皆由孔氏釋玉藻誤之使其不謂六幅皆交解則當旁之衽左邊連屬之右邊必須有別布一幅爲曲裾以掩之非如合縫覆縫左右交鉤之說矣其有別布一幅也亦但綴於裳之後裾鉤曲而前非如交裁爲燕尾之說矣楊氏復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按玉藻深衣疏皇氏熊氏孔氏三說皆不同皇氏以喪服之衽廣頭在上深衣之衽廣頭在下喪服與深衣二者相對爲衽孔氏以衣下

屬幅而下裳上屬而上衣裳二者相對為衽此其不同者一

也按二說孔氏失之皇氏但失不兼朝祭服耳皇氏以衽為裳之兩旁皆有孔氏

以衽為裳之一邊所有此其不同者二也按孔氏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

謂衽為裳之一邊所有也皇氏所謂廣頭在上為喪服之衽者熊氏又以

此為朝祭服之衽一以為吉服之衽一以為凶服之衽此其

不同者三也按此非不同也皇氏各舉一邊耳家禮以深衣續衽之制兩廣

頭向上似與皇氏喪服之衽熊氏朝祭服之衽相類此為可

疑是以先生晚歲所服深衣去家禮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

按鄭氏解鉤邊為曲裾分明別有一物但非如燕尾下垂耳去而不用恐乖鄭義蓋有深意恨未得

聞其說之詳也及得蔡淵所聞始知先師所以去舊說曲裾

之意復又取禮記深衣篇熟讀之始知鄭注續衽二字文義

甚明特疏家亂之耳按續衽與鉤邊是二事鄭注分言之而楊氏即以續衽當鉤邊是誤讀鄭注耳

按鄭注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

按鄭注別解鉤邊為曲裾此獨刪去何也鄭注之意蓋謂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夫

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

裂裁之皆名為衽按此沿孔疏之誤見玉藻衽當旁注按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

也言惟衽之四幅交裂其餘入幅則不交裂也楊氏亦未細釋鄭注耳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

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前後也按屬連之者裳之左旁也若右

旁兩幅各開是以別有曲裾以掩裳際楊氏但言裳旁不辨左右則右邊豈可屬連乎疏家不詳考其

文義但見衽在裳旁一句意謂別用布一幅裁之如鉤而垂

於裳旁妄生穿鑿紛紛異同愈多愈亂按孔疏深衣裳一旁連之相著一旁則有

曲裾掩之二句最分明的確鄭注既解鉤邊為曲裾則安得混鉤邊於續衽而謂非別用一幅布為之乎自漢至

今二千餘年讀者皆求之於別用一幅布之中而註之本義

為其掩蓋而不可見按鉤邊別用一幅布正得鄭注之意惟玉藻疏誤謂深衣裳皆名衽十二幅皆

交解於是注之本義爲其掩蓋而不可見耳

夫疏所以釋注也今推尋鄭注本文

其義如此而皇氏熊氏等所釋其謬如彼皆可以一掃而去

之矣

按皇熊之說未嘗謬

先師晚歲知疏家之失而未及修定愚故著

鄭注於家禮深衣曲裾之下以破疏家之謬且以見先師晚

歲已定之說云

永按楊氏之說雖謂以鄭注破疏家之謬而玉藻衽當旁之

經文及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所字之意未嘗細玩又引

深衣續衽鉤邊之註但及其釋續衽者而遺其曲裾之說於

是疏說本不誤者以爲誤而其真誤如孔氏所謂裳幅皆交

解者反忽之甚矣註疏亦未易讀也深衣裳之誤已久以聖

賢法服而反類於奇裘不正是以詳爲之考俟當世君子論

定焉

近世萬斯大之說尤誤亦不必辨

春秋地理考實序

讀詩者以鳥獸草木爲緒餘讀春秋者亦當以列國地名爲緒餘春秋暨左氏傳二百五十餘年地名千數百有奇或同名而異地或一地而殊名古今稱謂不同隸屬沿革不一有文字語言之譌有傳聞解說之誤欲一一核實雖博洽通儒猶難之杜當陽癖於左號武庫集解外有釋例土地名別爲部地志之學號專長然闕略不審者已多所指紕繆亦間有後出地理諸家隨代加詳視當陽孤守漢晉紀載宜有增擴春秋傳說彙纂國朝儒臣所修俱經睿鑑欽定地理考訂彌精詳杜所不知援古證今能確指其所在杜有乖違隨事辯正併杜注錄出可別成一書然而學殖無涯搜討難徧更考前賢地志之書及近代二三名家之說核其虛實精者益精詳者益詳從來著述家踵事

增華或亦功令所不禁也家貧不能儲書聊據所見聞者輯成春秋地理考實四卷竊取多識緒餘之意或可為麟經之一助云爾年力衰頹黽勉為之稟屢刊削乃成定本中閒或遺或誤知不免摘瑕指疵則俟淹通博雅之君子

鄉黨圖考

朝制補遺

朱子語類因說周禮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文蔚問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如何不是常朝朱子曰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眾庶則在此朝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卻先揖羣臣就位王便入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按此條言朝制分

明路門內之朝君臣於此議政事鄭注大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謂唯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玉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者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之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問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不如新田此內朝議政事之一證鄉黨記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事時位者君立寢門外揖羣臣之處也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虛矣過位時宜無言而云其言似不足者謂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應對也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命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

其堂下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外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卽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此章不記正朝時事者前已記君在踧踏與與故略之兩章互相備也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矣庫門外非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非雉門外也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可知過位是此虛位又引胡明仲之言可知後世拜跪之儀是沿秦制不得以此說周制今人不考古人宮室之制旣不知三朝唯路寢有堂又不知外朝在庫門外又不善讀周禮大僕注泥其言一若路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於是以前過位爲外朝以在庫門外者移之雉門外以升堂爲在治朝使路門外平地忽然而有堂有階一知半解貽

誤後學因補朱子此條詳言之以解惑

考袒裼襲之異

聘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

受玉時襲既受以玉授宰裼而降立以待享

注裼者免上

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

袒出左袖也

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

襯身有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

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

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

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

聘禮不必行於冬故四時皆有裼襲不止施於裘中

衣即裼衣也

云見裼衣者謂開衿前上服見裼衣也

開衿方可袒出袖其實是見左

衣

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掩之故云襲充美也言

凡禮裼者左者吉凶皆袒左是也是以士喪禮主人左袒大射

亦左袒若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侯氏袒右受刑是也

按古人有袒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袒出左袖喪禮

插諸面之右

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即插字

古禮亦當以左袖插諸前

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裼或連言

袒袒者袒而有衣也喪禮肉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

皆肉袒射禮惟君袒纁襦餘皆肉袒而以拾韜左臂

拾以皮為之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左袒者

不同謂刑宜於右也左傳鄭伯肉袒牽羊謝罪也古人自是

有左袒右袒之法故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為劉氏左袒為

呂氏右袒之說凡與襲對者皆是袒左袖露裼衣襲則掩其

上服不袒袖別無所謂襲也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合之

此註凡袒裼者左可知袒裼之義矣知裼則知襲矣後人不

知裼襲之禮雖草廬吳氏猶云直其領而露裼衣謂之裼曲

其領而掩蔽裼衣謂之襲經義之難明如此況後世講章時
文家何能由注疏以通經乎解經亦有知左袒之說者又以
詩禮裼暴虎孟子袒裼裸程爲疑不知古禮與今人情不合
者多儻謂古人不以袒袖行禮則內則所謂在父母舅姑之
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者又何以說乎裼衣上便是上服更
無襲衣此疏說是

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疏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
禪之屬其外有裘夏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
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
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
袒也

按此謂裼衣上有一重襲衣又爲中衣與賈疏異非是其云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三

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甚分明孔疏前後有不同者見下
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疏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
之前弔者吉服而弔謂羔裘之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
裼衣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喪大
記弔者襲裘小斂之後來弔者掩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斂之
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
之後弔者以上服掩襲裘上裼衣

按此二疏裘之外是裼衣裼衣外是上服別無一重襲衣與
賈疏合曲禮疏偶誤耳凡言裘外有二重衣者非是

羣經補義

卦變考

按彖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

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相易取之似未安倘
謂來無所自往無所之但虛言之不指何卦此注疏之說又
覺虛空無著今更考之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則所謂往
來上下者卽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
莫明於泰否二卦之彖辭否反爲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
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爲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
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而往亦爲上來亦爲
下又或因卦之義而以上爲進爲升以下爲反其爲取諸相
反之卦則一也今舉諸卦列於後

訟剛來而得中也

本義於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

今按本義取相連之爻交易爲卦變訟之二三兩爻由遯之

清信學案卷三十八
三
九三來爲九二遯之六二往爲六三也然而兩爻相易似無所取義後皆倣此今別爲之說曰需反爲訟需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也

泰小往大來

本義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

今按否反爲泰則小往而大來亦卽坤往居外乾來居內之義也然則泰自否來耳

否大往小來

本義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今按泰反爲否則大往而小來亦卽乾往居外坤來居內之

義也然則否自泰來耳

隨剛來而下柔

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今按蠱反爲隨蠱之上九來爲隨之初九下於二三之柔也初九爲成卦之主爻辭謂之官官者主也本義云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則剛來下柔惟當以初九爲主若九五之下上六非所論矣凡言來者自外卦來也初九之剛由蠱之上九明矣

蠱剛上而柔下

本義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或曰剛上柔下謂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

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

今按此以卦變爲義隨反爲蠱隨之初上九而爲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爲卦主是以成蠱取義甚明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本義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

今按賁反爲噬嗑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爲六五亦得中也賁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上

今按噬嗑反爲賁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爲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

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復亨剛反

今按此句亦以卦變爲義剝反爲復剝之上九反而爲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爲復故謂之反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本義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

今按大畜反爲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爲初九而爲主於內卦也此句之義尤分明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甚爲牽強乾外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

大畜剛上而尙賢

本義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自九五而上

今按无妄反爲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爲上九而尙乎六五之

賢也

咸柔上而剛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而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

剛下居五也亦通

今按恆反爲咸恆之初六上而爲上六恆之九四下而爲九

三也

恆剛上而柔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恆自豐來剛上居二柔

下居初也亦通

今按咸反爲恆咸之九三上而爲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咸恆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反

卦

晉柔進而上行

本義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

今按明夷反爲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程子傳

謂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

也欲見柔居尊者晉鼎是也今考之皆是反卦之六二上行

爲六五

睽柔進而上行

本義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

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今按家人反爲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劉本義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

今按解反爲蹇解之九二往而爲九五也宋時有薛溫其者說此卦云諸卦皆指內爲來外爲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則爲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按此說正得反卦取義之意惜未徧推諸他卦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易義海言已收之宋諸儒亦未有從之者何也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本義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

今按蹇反爲解蹇之九三往而爲九四得五上二陰爲眾蹇

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卽爲得眾不必坤而後爲眾也本卦無坤升卦之坤與此無預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按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益反爲損以益之初九爲上九是爲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按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爲益以損之上九爲初九是爲損上益下自上而下下也損以上爻爲主益以初爻爲主觀爻辭可知

升柔以時升

本義卦自解來柔上居四

今按萃反爲升萃之下三陰爻升而爲上卦也上三陰雖同

升當以六五爲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六五也

鼎柔進而上行來柔土氣四

本義卦自巽來陰進居五

今按革反爲鼎革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

漸進得位往有功也

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義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

今按歸妹反爲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爲九五歸妹之六三往而爲六四皆爲得位之正下云其位剛得中也則專以九五言之諸家有謂自二至五四爻皆得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本義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
今按節反爲渙節之九五來爲九二節之六三來爲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

總論文王演易見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爲序天道人事恆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上古立卦名如泰否剝復蹇解損益之類分明有相反之義而文王作彖辭特於泰否二卦發之夫子遂承其往來之義以釋他卦又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此例亦可謂之卦變程子不信卦變之說朱子不從其本義以卦變言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如其例五十六卦皆可以

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爲典要是也以此說卦變似是文王孔子本意永少讀易卽疑朱子卦變之說後因讀泰否二卦彖辭豁然有悟遂以是例推之他卦無不合者惟賁卦分剛上而文柔分字之義難解數年後思之賁與噬嗑皆剛柔分之卦賁之分剛上而文柔乃是於三剛中分其一也於是諸卦皆釋然故通考之如此觀宋時薛氏溫其說蹇解二卦則此義已有思得之者至明時瞿唐來氏之德說易專以錯綜二字言之卦不可反者謂之錯可反者謂之綜雖錯綜二字未爲精當而以相近之卦爲卦變當爲確論

春秋

說者謂古者寓兵于農井田旣廢兵農始分考其實不然春秋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
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爲軌故
五人爲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族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爲
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爲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
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別於農也其爲農者處之野
鄙別爲五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
十縣爲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爲兵
故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對曰相地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
則民不偷謂隨地之善惡而差其征稅則民安土著不移徙農
恆爲農不以其舊爲農者忽隸於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
非兵農已分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
惟施於伍鄙則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

外更無養兵之費也他國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旣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爲兵者盡出農民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軍制哉隨武子云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

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
邑豈能使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
無爲兵之民耳以此觀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
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
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卻至
言楚有六閒其一爲王卒以舊此正如後世養兵有老弱不代
補之弊又如楚君有二廣太子有宮甲若敖氏有六卒吳有賢
良趙有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皆是別隸籍之親兵微虎私
屬徒七百人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皆是臨時集合之
兵與後世召募屯聚之兵略髣髴故夫子答問政有足兵去兵
之說使兵農全未分亦何能別使之足至不得已又何必議去

哉

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此亦可見當時兵與農實分故雖屢

海傳卷三十一
歲出兵無妨於農否則入陳入鄭動經數月何能使農不敗其業楚如此他國可知又按文獻通考引林氏說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爲工賈其十五則爲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離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爲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爲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爲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爲兵按林氏說得之但未推及他國

音學辨微引言

六書之學有形有聲有義而聲音在六書之先形以寫之義以寓之夫聲出於口自始生墜地吶吶嚶嚶萬國皆同及其長而累譯不能相通居平原者氣恆同或千里百里而稍變處山谷者氣彌異或數里數十里而已殊爲鳩舌爲噤音亦甚樊然淆亂矣而自皇古以來易象典謨詩歌志乘達之四裔無聞遐荒則聲音之道未嘗不歸諸大同有所以同者在也周官象胥論言語協辭命瞽史論書名聽聲音當有其書今不存周秦兩漢

閒人諷誦詩書因其人人通曉之音閒有疑難則假音之近似者比方之至晉魏六朝以迄隋唐音學大暢立四聲以綜萬字之音區分二百六部以別四聲之韻審其音呼出諸牙舌唇齒喉與半舌半齒實有七音分陰陽辨清濁異鴻殺殊等列括以三十六母命曰等韻雖五方水土有剛柔輕重風氣有南北偏隅吳越或失之剽秦晉或失之濁而以二合之音切定一字則字有定音能通直音之窮能辨豪釐之差而明者更因三十六位以隲括乎殊方之音鄉曲里言亦有至是中原文獻亦有習非不止爲估畢之用已也夫人聲本出自然等韻一事非甚幽深隱蹟不可探索者余年近八十遊轍稍及南北接人不爲不多何以談及音學者如空谷足音未易得而聞也及門欲講此學者質有敏有魯大率囿於方隅溺於習俗齒牙有混而不知

脣舌有差而難易辨濁辨清辨呼辨等能通徹了了者實亦難
其人也自唐以後宋元明以迄於今立言垂世者率皆淹貫古
今箸述等身而言及音學如霧裏看花管中窺豹又不肯循其
故常師心苟作議減議併議增議易斷鶴續鳧而不恤失伍亂
行而不知甚者若張氏之正字通全懵於音韻源流自撰音切
迷誤後學貽譏大方則音學何可不講也余有四聲切韻表四
卷以區別二百六部之韻有古韻標準四卷以攷三百篇之古
音茲音學辨微一卷略舉辨音之方聊爲有志審音不得其門
庭者導夫先路云爾

四聲切韻表凡例

字典音韻闡微皆有等韻圖等列分明而音韻未備字彙載橫
直二圖師心苟作音韻殺譌直圖刪易母位變紊七音尤爲紕

繆此表依古二百六韻條分縷析四聲相從各統以母別其音
呼等列本字之切卽註本字之下開卷了然學者繇此研思庶
無差舛

昔人傳三十六母總括一切有字之音不可增減不可移易凡
欲增減移易者皆妄作也列于表上如網在綱

見谿羣疑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激孃舌上音邦滂並明
重唇音非敷奉微輕唇音精清從心邪齒頭音照穿牀審禪正
齒音曉匣影喻喉音來半舌音日半齒音此一定之七音易之
者亦妄作也審音辨似別有音學辨微詳之

見谿清羣疑濁端透清定泥濁知徹清激孃濁邦滂清並明濁
非敷清奉微濁精清心清從邪濁照穿審清牀禪濁曉影清匣
喻濁來日皆濁此一定之清濁平聲然上去入亦然羣定激並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三十一
奉從牀匣八位最濁邪禪次之中原音凡上聲當此十位似去而非去也最濁之上去入似變爲最清而實最濁也不明乎此將有誤切誤讀不自知者矣

音韻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學者未易辨也各於韻首標明辨等之灋須于字母辨之凡字母三十六位合四等之音乃具一等之內不備也前人爲等韻圖未明言此理所空之位人以爲有音無字夫有音而未制字者有之若當此位屢無字則非未制字也當是等則缺此位猶琴之泛聲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莫知其所以然也各等之位詳于左一等有牙有舌頭有喉無舌上有重唇無輕唇有齒頭無正齒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無羣齒頭無邪喉音無喻通得十九位見疑疑端透定泥邦滂並明精清從心曉匣影來也

二等有牙有喉有舌上無舌頭有重脣無輕脣有正齒無齒頭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無羣正齒無禪喉音無喻亦通得十九位見谿疑知徹激孃邦滂並明照穿牀審曉匣影來也

三等有牙有舌上無舌頭有喉有半舌半齒有正齒無齒頭而脣音不定或有重脣或有輕脣喉音則無匣母通得二十二位見谿羣疑知徹激孃照穿牀審禪曉影喻來日及脣音之四母也

四等與一等同有牙有喉有舌頭無舌上有重脣無輕脣有齒頭無正齒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有羣齒頭有邪喉音有喻亦通得二十二位見谿羣疑端透定泥邦滂並明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來也

凡二等有前後諸位者通一韻爲二等也無前後諸位者但有

清信學案卷三十八
照穿牀審四位則附於三等韻小字左書之三等無正齒乃大書之無三等則附一等

凡四等與三等同韻者舌頭齒頭大字書之牙音重唇喉音小字左書之無三等字乃大書之皆于韻首註明

凡牙音有羣母者必三四等

歌韻一等有翊字渠何切俗字俗音也今不取有高曰今觀表中

俗書多矣何獨去翊字平又凡例末一條云表字取備音稀僻俚俗不論與此條何戾也可知著書不自抵牾之難余它時欲專取籀書九千字譜之尙未暇也

凡有舌頭齒頭者非一等卽四等以粗細別之

凡舌上非二等卽三等亦有粗細

凡重唇一二三四等皆有之輕唇必三等

凡三等唇音輕重不兼有輕唇而復有重唇之明母者惟尤韻之謀字屋韻之目牧等字腫韻之鳩字三等之變例也古音風

字方惜切入侵韻侵韻已有重唇而復有輕唇亦此類
凡邪母必四等禪母日母必三等

凡喻母必三四而四等爲多

凡半舌一二三四皆有之

六朝人音學甚精李登之聲類周顒之四聲切韻沈約之四聲
今雖不傳世所傳唐韻本之唐唐又本之隋其原蓋自六朝創
之平聲韻五十七部上聲五十五部去聲六十部入聲三十四
部凡二百有六部分韻細入毫芒韻之相似如東冬鍾支脂之
當分而不可合必有其所以然者唐人爲詩賦律令定爲獨用
通用宋末劉淵遂并其通用之韻爲百有七部詞家相沿用之
幾不知有唐韻矣此表爲審音必用舊韻不止用舊韻而已一
韻之中復細分之多者至五六類合四聲凡百有四類音韻于

是始精密

凡分韻之類有三一以開口合口分一以等分一以古今音分韻有有合口無開口者有有開口無合口者有兩韻一開一合者此外則一韻之中率有開合須分之有開合相閒不可分者惟江講絳覺一類又有平上去皆開口而合口獨見于入聲者亦別出之職韻之泃域是也入聲又有可開可合者屋沃兩韻是也屋在東爲合口在蕭尤侯幽則爲開口沃在冬爲合口在豪皓號分出之馨皓告則爲開口又有開口借者藥鐸兩韻是也藥之腳卻一類從陽之萎羌者本開口而魚之合口亦借之鐸之各字一類從唐之岡豪之高者本開口而模之合口亦借之則變例也

開口至三等則爲齊齒合口至四等則爲撮口今從舊止分開

口合口不標齊齒撮口俗又有卷舌混呼等名目皆意造也
侵寢泌緝以後九類三十六部列于韻末詞曲家謂之閉口音
細審之亦不甚合今從舊標開口此皆有開口無合口者也
方音呼開口合口有相混者如呼巾似斤戈似歌光似岡王似
黃以合爲開該根哀恩以開爲合皆非正也觀表可知其正否
一韻有止一等者有全四等者有兩三等者全四等則別出一
等者爲一類其餘以三等者爲主二等與四等附之有兼二等
三等四等者亦以三等者爲主二四附之凡二等附三等者必
照穿牀審四位也有三四兩等者視其字之多少或以四附三
或以三附四有二等兼一等者以一附二皆于韻首標明
音韻古今有流變韻書所定皆其流變之音古音則不盡然一
韻中有別出一支與它韻相通如尤韻有通支支韻有通歌虞

韻有通尤侯庚韻有通陽唐字之偏旁亦可辨若概以今音表之則古音不見故特立分古今一例支虞先蕭豪麻庚尤各有分出之類以從古切音仍舊以從今它韻亦有古今異音之字如東韻之風古通侵弓雄古通蒸登軫韻之牝敏厚韻之母古通旨此類字不多且從今音列之別有古韻標準詳之

平聲五十七部上聲少二部者冬臻無上也或謂腫韻之渾字是冬之上聲然古人既未立部則亦不敢增仍從舊觀勇切爲腫之四等

去聲獨有六十者臻無去少一部祭泰夬廢無平上又多四部也四部無平上而有入祭之入薛泰之入曷末夬之入轄廢之入月卦者佳蟹之去其入爲麥怪者皆駭之去其入爲黠隊者灰賄之去其入爲沒代者哈海之去其入爲德觀表所列音類

等第條理秩然顧寧人古音表乃以泰承佳蟹卦承皆駭怪承
灰賄夬承哈海隊代皆無平上一韻失次諸韻皆誤又以月爲
泰入沒爲卦入曷爲怪入末爲支入黠爲隊入鐸爲代入亦非
其倫類蓋顧氏等韻之學甚疏故至此茫然勞如亂絲今正之
韻學談及入聲尤難而入聲之說最多歧未有能細辨等列細
尋脈絡爲之折中歸于一說者也依韻書次第屋至覺四部配
東冬鍾江質至薛十三部配眞諄臻文殷元魂寒桓刪山先僊
唯痕無入藥至德八部配陽唐庚耕清青蒸登緝至乏九部配
侵覃談鹽添嚴咸銜凡調之聲音而諧按之等列而協當時編
韻書者其意實出于此以此定入聲天下古今之通論不可易
也然執是說也則此三十四韻之外皆無入矣胡爲古人用入
聲韻與三聲協者多出于無入聲之韻而以一字轉兩三音如

質質惡惡惡偏旁諧聲字如至室意臆慕莫肖削之類亦多出無入聲之類也顧寧人于是反其說惟侵覃以下九韻之入及歌戈麻三韻之無入與舊說同其餘悉反之舊無者有舊有者無此又固滯之說也其說以爲屋承東術承諄鐸承唐昔承清若呂之代羸黃之易羊以其音之不類也不知入聲有轉紐不必皆直轉也曷不卽侵覃九韻思之乎侵寢沁韻猶之眞軫震質清靜勁昔青迴徑錫蒸拯證職也覃感勘合談敢闕盍猶之寒旱翰曷桓緩換末也鹽琰豔葉添忝帖嚴儼釅業猶之先銑霰屑僊獮線薛也咸謙陷洽銜檻鑑狎凡范梵乏猶之刪潛諫黠山產欄轄元阮願月也推之他韻東董送屋唐蕩宕鐸亦猶是也如必以類直轉乃爲本韻之入則此九韻不能轉入矣緝承侵合承覃不亦猶呂羸黃羊乎入聲可直轉者惟支脂之

微數韻耳猥俗者謂孤古故谷爲順轉不知谷乃公鉤所共之入而孤之入爲各猶之暮之爲莫惡之爲惡也余別爲之說曰平上去入聲之轉也一轉爲上再轉爲去三轉爲入幾于窮塵得三十四部當三聲之過半耳窮則變故入聲多不直轉變則通故入聲又可同用除緝合以下九部爲侵覃九韻所專不爲他韻借他韻亦不能借其餘二十五部諸韻或合二三韻而共一入無入者閒有之有入者爲多諸家各持一說此有彼無彼有此無者皆非也顧氏之言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文字亦然不知言各有當數韻同一入猶之江漢共一流也何嫌于二本乎

數韻同一入非強不類者而混合之也必審其音呼別其等第察其字之音轉偏旁之聲古音之通而後定其爲此韻之入卽

同用一入而表中所列之字亦有不同蓋各有脈絡不容紊殺
猶之江漢合流而禹貢猶分爲二水也

二三韻同一入一入又分二三類愈析則愈精

竦從東聲豕从豕聲叢从取彙

有高曰當作
鞏士角切

簳从竹聚

有高曰
簳聚皆

叢之俗別字江氏誤矣从偏旁言音誠審音之一端然不取準
于古而牽俗字之近似者以快一時之脣吻吾竊恐其樹義不
牢好辯者且并其精確之處而肆其吹求此數
條既辯言偏旁故予于是書不得不糾正形體皆與屋韻近故

東董送轉而爲屋而侯尤亦共之讀讀復復覆覆宿宿祝祝肉

肉一字兩音畜畜族族音亦相轉軸蹴之類偏旁多通故侯厚

侯得其一等字尤有宥得其二三四等字毛先舒以屋爲尤入

稍爲有見而周德清以爲魚入顧氏分入魚蕭別分鐸陌麥昔

爲侯入誤矣幽亦尤侯之類得其繆字繆字平去入三音也尤

有宥別分一類古音通之止志者得其牧郁福服字福服今音

輕脣古音重脣如職韻之復逼也蕭韻別分一類古音通尤者
得其肅字他音非其入也條篠之入乃錫韻之滌字其同音迪
笛踈覲古音皆屋韻也又得怒寂戚字因蕭肅之相通而蕭之
轉爲錫者又有字通于屋故蕭韻兼得屋錫

東旣以屋爲入則冬宜以沃爲入皆一等韻也然沃从夭古音
鬱縛切其類自宵豪來而豪皓號分出一類爲馨皓告者古音
通侯尤亦得以沃爲入但以開口借合口耳告燾去入兩讀鶴
酷從告得聲是其脈絡通也鍾燭皆三四等字而虞麌遇分出
一類爲拘枸句古音通侯尤者亦以燭爲入故足趣屬皆去入
兩音而數字從婁上去入皆有之是其脈絡通也燭韻無二等
故數字入四等七玉切而音朔者入覺韻

覺韻二等江肴所共者也角從江嶽握等字類于屋燭者從之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三
覺從肴樂學等字類于肴效者從之今音合爲一古音分爲二
顧氏分覺之類爲肴入者是分角之類爲模入者非

寘從眞聲牝從七聲芹沂之類同从斤而芹在殷韻沂在微韻
故眞軫震可轉質諄臻以下亦如之而質與贄通桎姪窒室皆
從至詩亦多以去入同用爲韻則質又脂旨至之入也顧氏以
質爲支入術爲脂入不知支之入在昔韻而術之爲脂入者乃
其合口呼之字與開口呼之字無與也先韻分出一類古通眞
者亦借質爲入

諄術同爲合口呼四等兼三等故轉爲入而脂旨至分出合口
呼之字亦以之爲入也帥率皆去入兩音醉翠等字皆从率是
其脈絡之通

櫛韻爲二等開口呼但有櫛瑟兩音而臻韻亦止臻莘兩音適

與之配則櫛遂爲臻入矣櫛瑟本質術之類而質韻自有一等字術韻之二等字爲合口亦不類故雖兩音亦必別出爲韻脂旨至當此兩位無二等開口字可轉則臻韻遂得專之

物韻三等合口呼有輕唇與文吻閒相配而吻亦從勿得聲故可轉也微尾未亦爲入尉蔚从尉沸費从弗是其脈絡之通

迄韻三等開口呼與殷隱焮相配而微尾未之開口字亦以爲入氣餽从乞得聲也

月三等合口呼有輕唇而廢韻亦以爲入廢从發茂从伐去穢入噦皆从歲也

月之開口呼則元阮願分出之韃塞建以爲入讞从獻聲訐从干聲干亦元之類故可轉而廢之類無開口則此類元韻專之沒一等合口呼魂混恩以爲入脂音突从盾聲故可轉而灰賄

隊亦以爲入睇倅碎皆从卒也沒無開口呼字故痕韻無入

曷一等開口呼爲寒旱翰之入末一等合口呼爲桓緩換之入

而易又爲歌哿箇之入末又爲戈果過之入曷末又同爲泰韻

之入皆音呼等列同得以相轉也寒桓與歌戈音每相轉如難

字得通儼筇有高日筇字凡三見于攷工記一日扮胡之筇鄭註云故書筇爲筍筍當爲筇筇讀爲橐謂箭橐釋

杖作橐疏一曰以其筇厚爲之羽深註云筇讀爲橐謂矢幹古文假借字一云凡相筇愚按說文無筇字竊意鄭君所云當爲

筇者蓋哿也故曰古文假借字若古有从竹之筇則與箭橐切合何假借之云鄭書至唐或哿字上體脫爛形似近竹或傳寫

譌混陸氏作釋文不能詳攷遂有古老切之音賈氏作疏不能審正殊爲疏謬矣又按故書筇爲筍筍當爲箇之誤禹貢荊州

貢箇籛楛三邦底貢註云標幹栝柏四木名幹栝籛竹聆風楛木類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眾多三國致之云妨胡註云胡

子之國在楚旁疏云若楚旁則亦屬荊州審然故書筍之爲箇無可疑者鄭君改筍爲哿讀哿爲橐甚費甚曲仍于經義未安

可不必矣又按註橐字本或从禾當是程之誤說文程禾莖也橐稈也或鄭君誤書程作橐或鄭書本作程故江氏有筇得音

稈之謬也又按攷工記疏云筇讀爲口橐謂箭橐者卽橐人職掌箭橐是也今按橐人職無掌箭橐之文賈疏謬矣

字

得音稭若干卽若个鼉驪鞞皆从單憚痺有下佐切之音字从
番轉重唇者桓韻爲潘蟠而番有波音潘鄱有婆音至入聲則
怛與筮从旦類从安幹从乾省聲何曷亦一聲之轉故寒桓歌
戈同用曷末爲入聲泰韻亦一等兼有開口合口者也曷从勾
聲勾在泰韻而惕从曷賴从刺幸从大捺从柰脫从兌害亦通

曷檜亦作栝

有高曰當作栝姑矢本岐築弦處也栝坵念炊
竈木也其誤自僞孔傳註禹貢始柎幹栝栝註云

柏葉松身曰栝正義誤以爲爾雅釋木文按爾雅釋木無栝字
其曰松葉栝身者縱也其曰柏葉松身者檜也郭註引詩檜楫
松舟乃裴駟註史記顏師古註漢書下至撰唐韻廣韻集韻正
韻者並祖述僞孔傳之論不能辨正而江氏不知檜之譌栝反
謂亦作栝叔
辨栝抑疏矣蔡亦有桑葛切之音有高曰此又誤矣按左傳昭
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註云蔡放也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蔡音同字从殺下
米云搃蔡散之也會杜義疏說文云蔡散之也蔡爲放散之義
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蔡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
字至有重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定四年傳王于是殺管叔
而蔡蔡叔注疏略同疏末云今定
本作蔡非江氏攷古何大疏率也故泰之入亦爲曷末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點轄皆二等韻兼一等各有開口合口呼黠爲刪潛諫之入轄
爲山產禡之入鬻丘八切而从閒鬻牛轄切而从獻摠烏黠切
而从匱獻匱皆刪山之類是以音相轉也而殺有所八所戒二
音稽亦作稽拈拈从介則黠又爲皆駭怪之入矣夫與轄音呼
等列同則轄又爲夫入

先銑霰四等韻也除分出一類古通眞者以質之四等字爲入
其餘以屑爲入屑皆四等也而齊薺霽同爲四等者亦以爲入
砌从切攏从麗契絜同从切睽閱同从癸脈絡通也

薛韻有二三四等有開口合口呼僊獮線以爲入而祭韻兼開
口等列同亦以爲入說說蘊蘊脆臙兼去入其餘相通者多也
陽養漾以藥爲入同等也有開合二呼而宵小笑亦以其開口
者爲入躡从喬削从肖醜从爵脈絡通也而魚語御亦借爲入

去聲著轉入聲爲張略切又爲直略切虞音據矇矇皆從之而
矇有其御其虐兩音汝與若亦義因聲轉也又虞麌遇分出之
俱矩瞿一類亦以其合口之矇縛等字爲入與拘枸句一類不
相通顧氏分藥爲模豪入是不知辨等也毛先舒通以藥爲魚
虞入是不知辨類也又不知宵小笑尤相近也

鐸一等韻有開口合口唐蕩宕以爲入而惡字平去入三音度
作錯去入兩音模暮从莫路从各博从專涸从固則鐸又爲模
姥暮之入鑿在各切又在到切則又爲豪皓號分出高縞膏一
類之入

陌韻有數類一爲格客之類者二等開口也其合口爲號劇之
類又有戟隙一類者三等開口也此一類古音皆與藥鐸通協
又有展字三等開口柵撼二等開口皆不與藥鐸通而庚梗敬

與之相配其爲庚之類者格也觥之類者號也京之類者戟也古音皆與陽唐通擎生之類屐搃也皆不與陽唐通者也又麻韻二等亦分陌韻其爲家假嫁之類者用格瓜寡瓜之類者用號蓋家瓜古音通虞模亦以藥鐸爲入也

麥韻二等分開口耕耿諍配之而佳蟹卦亦二等同用麥爲入賁字通債畫字去入兩音搗儘从畫是其脈絡通也耕佳二韻用麥皆不與藥鐸通而麥韻猶有不盡之字蒞格啞劓割礪古音通藥鐸則麻韻分出之加凡二類用之

昔韻四等兼三等分開合清靜勁配之擲字亦從鄭聲也支紙寘分出開合二類不通歌戈者亦以昔爲入積刺易皆去入二音譬避皆从辟是其脈絡之通然昔韻亦有二類清支之入皆不通藥鐸者也其餘昔踏之類古通藥鐸者甚多麻韻分出苴

且一類以爲入射字去入兩音借籍瀉烏之類脈絡相通者多也麻韻兼陌麥昔三韻之入皆與藥鐸通者若非此類則他韻收之不盡矣孰謂麻無入聲乎

錫韻四等分開合青迴徑以爲入愜冥从冥音相轉也又有激的古音通藥鐸者蕭篠嘯以爲入弔溺去入兩音竅皦激檄皆从敷是其脈絡之通蕭韻又分出一類通尤侯者用滌怒等字爲入見前

職韻三等兼二四蒸拯證以爲入凝疑音之轉也而之止志亦以爲入亟字去入兩音疑疑值直意億異翼脈絡皆通蒸之皆無合口字別出洩域兩音無平上去

德一等分開合登等澄以爲入騰騰音相轉而哈海代亦以爲入塞塞兩音貸忒通用俗踏亥劾偏旁多通也

緝合九部無歧韻可勿論

切字者兩合音也上一字取同位下一字取同韻同位不論四聲同韻不論清濁明者一轉卽是不煩數位亦不須他聲借轉如不能遽然了了者熟玩表切亦當開悟

舌脣二音古或用隔類切或以舌頭切舌上舌上切舌頭或以重脣切輕脣輕脣切重脣今一用音和免致滋誤

諸切大抵本舊韻書有未安者或字畫多者間有改易亦不盡改以存古古今異音之字亦不爲古昔切恐滋惑也明者自當知之韻內字甚少間有借相近韻爲下一字者亦仍舊取上一字有寬有嚴其嚴者三四等之重脣不可混也照穿牀審四位之二等三等不相假也喻母三等四等亦必有別也各母所用之字分別等第列于表末

表字取備音稀僻俚俗不論也

古韻標準例言

人靈萬物情動聲宣聲成文謂之音錯綜縱橫四七經緯由是
侈弇異呼鴻殺異等清濁異位開發收閉異類喉牙齒舌唇
轉多變悉具眾音音之諧謂之韻前聖作書江从工河从可霜

从相霽从彗即韻之萌芽古人命物日者實月者缺水者準準古

音之水火毀火古音亦韻之寄寓屬而為辭詩歌箴銘宮商相水切

調里諺童謠矢口成韻古豈有韻書哉韻即其時之方音是以

婦孺猶能知之協之也時有古今地有南北音不能無流變音

既變矣文人學士騁才任意又从而汨之古音于是益淆訛如

莽絲之不可理三百篇者古音之叢亦百世用韻之準稽其入

韻之字凡千九百有奇同今音者十七異今音者十三試用治

絲之法分析其緒比合其類綜以部居緯以今韻古音犁然其
閒不無方語差池臨文假借按之部分閒有出入之篇章然亦
可指數矣以詩爲主經傳騷子爲證詩未用而古今韻異者采
他書附益之標準旣定由是可考古人韻語別其同異又可考
屈宋辭賦漢魏六朝唐宋諸家有韻之文審其流變斷其是非
視夫泛濫羣言茫無折衷槩以後世淆訛之韻爲古韻者不有
閒乎余旣爲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復與同志
戴震東原商定古韻標準四卷詩韻舉例一卷於韻學不無小
補焉

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宋吳棫才老始
作韻補蒐羣書之韻異乎今音者別之爲古音明楊慎用修又
增益之爲轉注古音言韻學者謂二家爲古韻權輿而韻補尤

毛詩功臣余謂凡著述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博有之識斷精審則未也三百篇後古音亦漸尤矣屈宋辭賦往往有齟齬之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躋駮舛謬者亦不少其故有數端一則方音有流變一則臨文不細檢一則讀古不審沿古而反致誤一則韻學不精雜用流於野鄙一則恃才負氣以爲不妨自我作古夫音有流變時爲之韻之舛錯則才人爲之也魏晉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日習今韻而又閒爲古韻如習漢音者強效鄉音其似者如叔敖之貌其劣者若東施之顰此何足爲典據而二家惟事徵引殊少決擇古韻亦茫無界畔似諸韻皆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古有韻之文亦未易讀稍不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韻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合而分之或閒句散文而以爲韻或

是韻而反不韻甚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誤不在古人而在我二家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余爲是書淹博遠遜吳楊亦安敢言識斷精審有疏謬處伏俟方家指摘焉

萬厯閒閩三山陳第季立著毛詩古音攷又有屈宋古音義其最有功於詩者謂古無叶音詩之韻卽是當時本音此說始於焦竑弱侯陳氏闡明之焦氏爲之作序其書列五百字以詩爲本證他書爲旁證五百字中有不必攷者亦有當攷而漏落者蓋陳氏但長於言古音若今韻之所以分喉牙齒舌唇之所以異字母清濁之所以辨槩乎未究心焉故其書皆用直音直音之謬不可勝數以此知音學須覽其全一處有闕則全體有病今書本證旁證之法本之其說之善者多采錄若其舛誤處閒摘一二不能盡舉正也

近世音學數家毛先舒稚黃毛奇齡大可柴紹炳虎臣各有論著而崑山顧炎武寧人爲特出余最服其言曰孔子傳易亦不能改方音又曰韓文公篤於好古而不知古音非具特識能爲是言乎有此特識權度在胸乃能上下古今考其同異訂其是非否則彼以爲韻則韻之何異侏儒觀優乎細攷音學五書亦多滲漏蓋過信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天田等字皆無音古音表分十部離合處尙有未精其分配入聲多未當此亦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每與東原嘆惜之今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實欲彌縫顧氏之書顧氏嘗言五十年後當有知我者

見李榕村集

蓋同時若毛氏奇齡輩自負該博未肯許可

余學讜陋匪云能知顧氏然已傾倒其書而不肯苟同是乃所以爲知更俟後世子雲論定之

毛氏著古今通韻其病卽在通字古韻自有疆界當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不可通若第據漢魏以後樂府詩歌何不反而求之三百篇某韻與某韻果通乎有數字通矣豈盡一韻皆通乎偶一借韻矣豈他詩亦常通用乎今書三聲分十三部入聲分八部疆界甚嚴閒有越畔必求其故正所以遏其通也古韻旣無書不得不借今韻離合以求古音今韻有隋唐相傳二百六部之韻有宋末平水劉淵合併一百七部之韻今世詞家習於併韻談韻學者亦粗舉併韻甚且誤以劉韻爲沈約韻夫音韻精微所差在毫釐閒卽此二百六部者吾尙欲條分縷析以別音呼等第以尋支派脈絡況又以併韻混而一之宜乎不得要領而迷眩於眞文元寒刪先之通轉質物月曷黠屑之通轉也顧氏書悉用唐韻最爲有見今本之每部首先列韻目

一韻歧分兩部者曰分某韻韻本不通而有字當入此部者曰別收某韻四聲異者曰別收某聲某韻顧氏分十部今何以平上去皆十三部也第四部爲眞文魂一類第五部爲元寒僊一類顧氏合爲一也第六部爲蕭肴豪分出一支不與尤侯通第十一部爲尤侯一類當分蕭肴豪之一支不與第六部通而顧氏亦合爲一也第十二二十三自侵至凡九韻當分兩部而顧氏又合爲一也其說詳於各部總論

四聲雖起江左按之實有其聲不容增減此後人補前人未備之一端平自韻平上去入自韻上去入者恆也亦有一章兩聲或三四聲者隨其聲諷誦咏歌亦有諧適不必皆出一聲如後人詩餘歌曲正以雜用四聲爲節奏詩韻何獨不然前人讀韻太拘必強紐爲一聲遇字音之不可變者以強紐失其本音顧

氏始去此病各以本聲讀之不獨詩當然凡古人有韻之文皆如此讀可省無數糾紛而字亦得守其本音善之尤者也然是說也陳氏實啟之陳氏於不宜有怒句引顏氏怒有上去二音之說駁之曰四聲之說起于後世古人之詩取其可歌可詠豈屑屑毫釐若經生爲耶且上去二音亦輕重之間耳又於綢繆束芻三星在隅註云芻音鄒隅音魚侯切或問二平而接以去聲可乎曰中原音韻聲多此類音節未嘗不和暢也是陳氏知四聲可不拘矣他處又仍泥一聲何不能固守其說耶四聲通韻今皆具於舉例其有今讀平而古讀上如予字今讀去而古讀平如慶字可平可去如信令行聽等等字者不在此例

唐人叶韻之叶字亦本無病病在不言叶音是本音使後人疑詩中又自有叶音耳叶韻六朝人謂之協句顏師古注漢書謂

之合韻叶卽協也合也猶俗語言押韻故叶字本無病自陳氏
有古無叶音之說顧氏從之又或以古音有異須別轉一音者
爲叶音今亦不必如此分別凡引詩某句韻某字悉以韻字代
之

毗陵邵長蘅子湘曰吳才老作韻補古韻始有成書朱子釋詩
註騷盡從其說又引沙隨程可久之言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
四聲互用切響同用二條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可以例
推蓋才老韻補爲朱子所推服如此今四子經書訓詁悉宗朱
子朱子宗之吾從而詆排之慎也論非不正然古人著書草創
者未必盡精韻補豈遂爲不刊之典叶韻者詩中之末事朱子
取韻補釋詩所以便學者誦讀意不在辨古音故桃之夭夭灼
灼其華之子子歸宜其室家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其桐其椅其

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此類今音可讀卽不復加叶音今
書意在辨古音此類勢不得復仍舊貫凡吳氏之叶音集傳從
之而不安者亦不得不行改正書之體宜爾且朱子於經書旣
得其大者古韻一事不暇辨析毫釐亦何損於朱子篤信先儒
固不在此區區也

顏氏詩本音改正舊叶之誤頗多亦有求之太過反生葛藤如
一章平上去入各用韻或兩部相近之音各用韻率謂通爲一
韻恐非古人之意小戎二章以合軌邑叶驂以念字叶合軌邑
尤失之甚者今隨韻辨正亦不能盡辨也

經傳楚辭子史百家可證詩韻者引之亦不必多引取證明而
已凡旁證取其近古者魏晉以後間引一二欲考其詳自有顧
氏專書音變源流及詩外之字亦多採顧說

桐城方以智密之曰古音之亡於沈韻猶古文之亡於秦篆然沈韻之功亦猶秦篆之功自秦篆行而古文亡然使無李斯畫一則漢晉而下各以意造書其紛亂何可勝道自沈韻行而古音亡然使無沈韻畫一則唐至今皆如漢晉之以方言讀其紛亂又何可勝道此言實爲確論方氏雖誤以今行之韻爲沈韻然則韻之合併亦因唐宋之同用幸而二百六部之韻書猶存考古者猶可沿流而溯源使無其書人自爲韻則眞侵寒咸亦且可合不但如周德清宋景濂等之併江陽與庚青蒸而已一策且將闌入朋彭兄榮等字不止風馮弓雄而已甚則依吳楊三家之書雜採漢晉唐宋舛謬鄙俚之韻而命之曰此古韻也其紛亂曷有極乎韻書流傳至今者雖非原本其大致自是周顛沈約陸法言之舊分部列字雖不能盡合於古亦因其時音

已流變勢不能泥古違今其間字似同而音實異部既別則等亦殊皆雜合五方之音剖析毫釐審定音切細尋脈絡曲有條理其源自先儒經傳子史音切諸書來六朝人之音學非後人所能及同文之功擬之秦篆當矣今爲三百篇攷古韻亦但以今韻合之著其異同斯可矣必曰某字後人誤入某韻混入某韻此顧氏之過論余則不敢今韻之有條理處別有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二書明之

顧氏曰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辭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顒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宋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

學之一變按顧氏所以責休文者似矣愚謂不然當時四聲之說新立聲病之論甚嚴又反切之學盛行於南北而等韻字母亦漸傳自西域演於緇流休文蓋因李登呂靜之聲類周顒之四聲切韻而譜之觀其與王筠論郊居賦覓字之讀首須嚴於辨聲若夫東冬鍾支脂之別之爲三寒桓刪山蕭宵肴豪析之爲四江次冬鍾不隨陽唐侯閒尤幽不厠愚模此類蓋因當時通行之音審其粗細以別部居若一部之中同韻異等如公宮同母異呼如饑龜同音異字如岐奇皆別其音切不令淆混由當時反切等韻之理大明故能條分縷析然則四聲乃嚴於審音之書亦爲避八病之用不止爲詩家分韻而已如欲分韻則當時未有近體取韻本寬一聲分十數部足矣奚必二百六部若此其嚴密哉謂休文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僅按班張曹

劉以下之詩賦撰爲定本以今韻書攷之漢魏詩賦乍合乍離恐非其所據冬必別東虞必別魚詩賦豈能分析及此哉且音之流變已久休文亦據今音定譜爲今用耳如欲繩之以古風必歸侵弓必歸登宜爲必歸歌戈舉世其誰从之余所病休文者當時若能別定一譜與今韻並行聽好古者自擇亦足令古音不亡旣不能然斯爲缺典若責其不能復古是怪許叔重作說文不爲鐘鼎科斗書而顧祖李斯以亡古文也豈足以服其心哉

顧氏又曰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洎古者愚謂此說亦大難古人之音雖或存方音之中然今音通行旣久豈能以一隅者槩之天下譬猶窯器旣興則不宜於籩豆壺斟旣便則不宜於尊壘今之孜孜考古音者亦第告之

曰古人本用籩豆尊罍非若今日之窯器壺斟耳又示之曰古
人籩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後之摹倣爲之者或失其真耳若
廢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強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誰從之觀明
初編洪武正韻就今韻書稍有易置猶不能使之通行而況欲
復古乎顧氏音學五書與愚之古韻標準皆考古存古之書非
能使之復古也

秀水朱彝尊錫鬯曰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然古人分韻雖嚴
通用甚廣蓋嚴則於韻之本位毫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率率
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淵始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
蓋寡沈氏書旣無存傳者陸氏切韻耳法言家魏郡臨潼同時
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盧思道家范陽辛德源家狄道
薛道衡家河東李若家頓邱顏之推家臨沂劉臻家沛類北方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五之
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按此
論深中今韻妄合之病臨文或用古韻當于平上去十三部入
聲八部通其所可通毋學輦于後人復亂鄙俚之韻斯爲善用
古韻矣又今人之不通韻學者動訾韻書爲吳音觀此亦可以
關其口

近思錄集注序

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
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
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
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先生晤於寒泉精舍讀周子程子張
子之書歎其閎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體
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原聖學體用皆在此

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
曾思孟而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
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
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注不顯攷
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
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
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薈萃者宋淳祐閒平巖葉氏采
進近思錄集解采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注以
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破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
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永自
早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
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旣行原書

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裒輯朱子之言有關
此錄者悉采入注朱子說未備乃采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
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
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爲四子之階梯則
此注又當爲此錄之牡鑰開扃發鏑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
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儒先之志旣
以自勸且公諸同好共相與砥礪焉